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藝舟雙楫

(二)

包世臣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藝 舟 雙 楫

(二)

包世臣著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第一集一千種

藝舟雙楫

第二冊

包世臣著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NI CHOU SHUANG TSIEH

By

PAO SHIH CHEN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29

All Rights Reserved

藝舟雙楫第二冊目錄

論文四

- 張童子傳嘉慶癸亥……………一
- 舉成之墓志丁卯……………二
- 清故揀選知縣道光辛巳舉人包君行狀道光丙戌……………三
- 清故優貢生孫君墓誌銘癸巳……………七
- 與陳孝廉金城書癸巳……………八
- 清故翰林院編修崇祀鄉賢姚君墓碑壬辰……………一〇
- 清故文學汪君之碑戊子……………一一
- 清故國子監生凌君墓表己丑……………一三
- 清故文學薛君之碑己丑……………一四
- 皇敕授修職郎安徽寧國縣學訓導沈君行狀壬辰……………一六
- 霍秀才傳甲辰……………二〇

論書一

述書上嘉慶丁丑……………二一

述書中丁丑……………二四

述書下戊寅……………二六

歷下筆譚己卯……………二八

後附四則……………三二

與金壇段鶴臺明經論書次東坡韻戊寅……………三三

論書十二絕句己卯……………三四

國朝書品道光甲申……………三六

答熙載九問辛卯……………四一

答三子問辛卯……………四六

論書二

書譜辨誤道光壬辰……………四八

跋榮郡王臨快雪內景二帖丁丑……………五〇

書臨平原祭姪稿後丁酉……………五一

題隋誌拓本丁丑……………五二

自跋刪擬書譜壬辰……………五三

自跋草書答十二問	壬辰	五三
十七帖疏證	癸巳	五五
與吳熙載書	癸巳	六三
書黃修存藏宋搨廟堂碑後	癸巳	六四
書劉文清四智頌後	癸巳	六四
自跋真草錄右軍廿六帖	癸巳	六六
書陳雲乃集其先公寫廢壽幃字爲四言詩卷後	甲午	六六
跋重刻王夫人墓誌	癸卯	六七
記兩筆工語	嘉慶戊寅	六八
記兩棒師語	戊寅	六九
完白山人傳	嘉慶丙寅	七二
刪定吳郡書譜序	道光壬辰	七五
補遺(據翠琅玕館本)		
雜詩示十九弟季懷		一
贈山陽吳生璜		一
邵生碣文		一

葛舟雙楫 目錄 三

四

張尙平傳

四

藝舟雙楫

論文四

張童子傳

童子名楚生。姓張氏。和州之烏江人也。其祖年七十餘。禱於霸王廟而生童子。故名之曰楚生。幼聰慧。六歲就外傳。日記數十百字。同硯席有讀爾雅者。童子請於師亦受讀焉。遂通古訓。乾隆丙午正月。予隨先子謁青山寺祖墓。道出烏江。遇大雪。主其家五日。童子與予生同年。月日而稚。四時甚相愛。予見其書室有故籍百餘卷。緝閱殆徧。童子曰。讀書泛覽無益。吾日讀二千字。三徧即可倍。五徧即大熟。然至其愜意者。暇隙誦常至數千徧。必便自明其義。注解多不可靠也。予詰其所自得。童子曰。論語。君子不重。章是夫子教君人之道。非爲爲學者言也。不重不威。即所謂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也。固陋也。唯學可以變陋。哀公曰。寡人固不固。何能聞此言。是此固字注脚。君人者有威有學。則恐其尙詐。任譎。故要以忠信爲主。然必求勝己者爲輔佐。友不如己。即孟子所謂好臣其所教也。若云爲學擇友。則恐人將拒我矣。雖然。內有主外有輔。猶不能無過。必勿憚改。而君德乃全。書頌湯德曰。改過不吝者此也。又云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是宣王出遊。途中遇孟子而見之。故曰於崇吾得見王。而通章皆言遊觀之事也。非其鬼而祭之。鬼謂人鬼。古惟祭其先。曰事鬼。祭非鬼。即禮記所謂與爲人後者也。又言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當斷句。謂人鬼。古惟祭其先。曰事鬼。祭非鬼。即禮記所謂與爲人後者也。又言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當斷句。其德連下文爲句。既叶韻。又與全經筆法相稱。若如今讀作日新其德。是宋朝人語已。又言史記項羽本

紀贊先云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諸侯畔己。難已。末云。乃引天亡我。非戰之罪。豈不謬哉。言羽之失天下。實自失之。非天亡也。蓋背關懷楚。則失地利。放帝自立。則負不義之名。怨諸侯畔己。則與天下爲難。有此三失。難以有天下矣。又言鄉黨一篇。記孔子者少。計君子學孔子者多。凡記孔子事。皆言似言。如而記君子學孔子。則言不言必。予嘆絕。謂之曰。吾子精熟經史。心有古初。何以尙不學作詩文。童子曰。學在內者也。文在外者也。俟弱冠。內學充而後學文。豈爲遲乎。雪霽別去。而次年童子遂殤於痘。後予讀漢書三國志。屢見輝光日新之語。知古讀正如此。讀集解。其訓學則不固也。如童子說。見陽湖惲子居論鄉黨說。與童子無異。而猶疑友字於君臣或未安。及讀毛傳。言國君友其賢臣。讀呂覽。言敦治警糜。惡足以駭人。言足以亡國。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至於亡而友不衰。然後信童子所說。無不根據精當。殆古經生之謫降。而曇花一現者也。予成童後。誦過秦論古詩十九首。皆萬過漸有心得。感此說之實發於童子也。故次爲傳。以傳其略。不敢私爲己有焉。嘉慶癸亥十月。

畢成之墓志

君諱貴生。字成之。一字孝伯。姓畢氏。儀徵縣學生員。其先歛人。祖懷圖。舉人。官湖南永興縣知縣。考合不仕。君考娶於江都汪氏。既侍永興君於漢陽。母氏遂依外家。以撫君。君舅汪中以多聞能詞賦。名於時。甚器君。妻以次女。君舅常遠遊。母氏故通史家言。於兩漢事尤熟。卽自課君。君以是諳古。有舅風。君好用情。而致之或未當。既已不肯下人。而相接常默默。君舅既沒。益莫能善君者。境益困。求舉。又屢黜於有司。所親之訾毀。遂迫也。君故多隱憂。晝夜傭書。給衣食。嘗日作正書二萬字。而不得廢酬酢。以是君益羸。余以

壬戌夏客揚州。始識君。甲子復至。交尤善。自甲子迄今四年。余大半在揚州。所遇皆窮。舊友莫復顧者。獨君拳拳甚。過從不間。君嘗從余問詩法。而所作顧不相似。然君詩每年輒進。每進輒腴健。無近世聞人雜亂雜濫之態。丙寅秋。君以詩書見賞於兩淮鹽政。君既極困。或勸君當不時至。因有所請。然君卒未嘗再謁也。今年二月。余赴常州。視友人疾。君出門。即無所之。常語母氏曰。慎伯去。兒愈益無俚。余返自常州。君以試事赴秦州。余復赴清江浦十餘日。而君自秦州病春溫歸。余急過視君。君病狀殊無所苦。各述近况。不可休。亦不倦也。君忽把手語余曰。吾此疾恐不起。即起今年終不免。吾昔語足下。以夢前生爲斷頭將軍。吾前日歸自秦州。阻風孔家涵。仿若登岸。見草中馬臥極瘦。血濡頸旁。有語余曰。彼昔同其主被難於此。今其主生人間已三十年。彼在此伺其主同去。時聞而惡之。遂驚覺。則恐不得久相見也。繼視君則病勢益減。以君寂寞甚。日三四過視之。又七八日。病忽劇。語不可辨。數日遂卒。既絕氣。余撫屍哭之。復轉睛視余。既手足堅冷。經日而腹溫不散。余攀被摩其膺。尚格格作聲。膚澤如生。時無所惡。則君之積慧信矣。君考以嘉慶戊午卒於漢陽。喪既歸。厝地不吉。君嘗屬余改卜。不果。君既卒。思有以副君意。遂爲卜兆於中雷塘之西南。將遷君考並瘞焉。君於學多所窺測。而嗜詩爲甚。草稿紛糾。余刪輯之。爲若干卷。昔李觀與韓退之友善。所以稱之備至。今觀所傳詩稍清徹耳。而退之亟稱之。莫以爲過者。則信乎其才難也。余顛沛較退之爲甚。而文行無似。其言不足重君。以取信於人。然觀詩而傳也。則君何疑焉。君卒以嘉慶十二年四月七日。年三十歲。子復曾。生六月而孤。貌敦實。當能伸君之志者。五月廿一日。涇包世臣。情故揀選知縣道光辛巳舉人包君行狀。

會祖煥章字堯文國子監生鄉飲介賓

祖楫五字觀之縣學生 贈文林郎侯官縣知縣

父良棻字重侯道光 登極恩詔賜級九品

安徽寧國府涇縣震山鄉十一都二圖包村二甲僑江蘇江寧府城北和會街包世榮年四十三狀君字季懷姓包氏包氏祖漢大鴻臚曲阿咸鴻臚與子郎中福以魯詩論語爲明和二帝師宗始有望於周隋之際則東海愷愉昆弟並以漢書顯於唐則潤州融與二子何佶以詩任城文賅以書著聲開寶間於宋則合肥孝肅公尤知名涇之包氏宗合肥南宋乾道中忠五教授於涇因家焉然曲阿潤州皆今丹徒而丹徒族人顧宗合肥云孝肅有曾孫三長居涇次居貴池季居丹徒在貴池者則云自震山轉遷以涇爲宗吾宗譜則云教授爲孝肅嫡長曾孫然與宋史不符不審教授於孝肅世次何別也教授傳十有七世至明之季處士悠芳負販於和州歲暮將歸而聞鄰婦哭甚哀詢知以負債故賣妻遂罄貲代償歸告家人以生涯折閱而已順治中有和州人自九華山進香返過包村言其父母遺命必朝山爲包布客報德時處士君已病甚拜於床前乃前鬻妻者得留而生之子也其事乃聞於人處士再傳而至鄉賓君孤貧以析薪爲生而事節母孝友於兄接人信義以見重鄉邑本府長洲宋府君毀表其門曰雍陸流芳文林君爲鄉賓君長子始業儒有子五其叔則九品君於世臣爲三世父娶於翟生四子君爲其季君生始十月而世母病歿時子母育季妹有乳文林君命並撫焉稍長從文林君寢處五門食指羣從數十無升斗之仰年及童率四出覓食三世父貿易於江寧之南鄉爲子考府學君集村童世臣從而授館焉惟

二世父縣學君在家授讀。侍文林君。文林君愛君甚。謂必成名。不令習異業。使就學縣學君。然應門赴市。無代者。或至往返十餘里。求質庫君。故魯。又不得專意几席。以故年過成童。中經尙未能成誦。然試筆爲文。時有奇氣矣。嗣予攜君同游揚州。與爲約曰。吾年少。不幸盜虛聲於斯世。奔走食力。給俯仰。學無根柢。而詞有枝葉。常用自慚。吾先世以經史立家法。中葉衰遲。吾弟沈銳。能守寂寞。修復先業。其在茲乎。期以十載。勉之矣。君對曰。詩固先業也。請學詩。君謂毛公恪遵雅訓。義最優。簡質難曉。故鄭氏時出別義以輔之。非好學深思者。莫能猝通。或又以私意附會。俚言破道。至於草木鳥獸之性質。體用。詩人所由托興也。又古人習於禮。故舉時舉地舉器服。卽以見得失。寓美刺。斯三者有一不明晰。則茫然不得其解。雷聲譬說。詩義幾晦。爰托始於嘉慶戊辰。以迄道光辛巳。十有四年。寒暑不輟。成訓詁八卷。草木二卷。鳥獸一卷。蟲魚一卷。輿地一卷。名曰學詩識小錄。述吉凶典禮器服樂章者。又十卷。未有大名。共二十二卷。四十餘萬言。識小錄十三卷中。唯輿地一卷。未經君自寫定。述禮十卷。則初稿數欲焚棄。而幸存故笥者。其貫穿馳騁。分散探纂。洽通而不牴牾。意逆而不穿鑿。可以爲明述之雅儒者也。然夸者則徒見爲耳目之廣。探掇之勤而已。君以治詩故。於載籍無不蒐覽。尤好荀卿屈原呂不韋太史公書。班陳范三史。杜氏通典。司馬氏通鑑。每歲必數過。流覽文選。及漢魏以來。至近世詩文總集專集。深通文法。明於激射。隱顯繁簡。徐疾得失之故。凡予有所著述。必先示君。君指摘疵類。予應時改正。十四五久。久審之。則君之所言無不當者。蓋善論文辭。亦莫君若也。然自著詩文甚尠。嘗謂覽近人纂作。率未見其精善。然自爲之。則手不稱意。隨俗操筆。徒增來者訾議耳。君性雖佚蕩。然以廉隅自勵。揚州四達之鄉。士人爭銜鬻以徼名利。君旅居

於是且二十年常閉戶不通人事。遇績學敦行之先進，則以弟子行自處。於聞人華士蔑如也。然善資友以自淑。甘泉薛傳均子韻，儀徵劉文淇孟瞻，旌德姚配中仲虞，族子慎言孟開，四人者皆務實不近名，博洽有文采。君子之徒也。與君志趣如一，講貫至久，故論交爲尤篤。君又嗜書，肆力率更，而筆勢轉換則兼大令北海，有蘊藉。然常以闕入中岳爲歎。君所嚴事者，侍郎開化戴金溪先生，爲其多聞而篤實，以清操先天下也。謂陽湖張琦翰風詩詞逸宕，性毅直而與人可親，謂吳沈欽韓文起強識雄文，而學明統類，辭人不倦，足以息驕吝風惰廢，皆執禮於師友之間。於古文推陽湖惲敬子居爲百年巨手，而謂仁和龔自珍定庵文情奧衍，富齒淹聞，造詣未可量於制義。推盧龍蔣第次竹於書，推懷甯邵石如頑伯，其次則諸城劉文清公，讀高郵王念孫懷祖廣雅疏證，嘆其精識過休寧戴氏，唯憑臆爲疵，謂宛平徐松星伯漢書西域傳補注爲絕倫。諸城懷寧君皆不及見，君之隨計也。謂可見高郵面質疑義，而年逾八十不能接後進矣。君深用爲憾。君年十九始應童子試，八試始遇督學長洲徐公翹，嘆君文沈麗，爲八府五州所無，拔府學第一。然幕中士不能喻，爭欲黜之，及拆封知爲子弟，乃大服。徐公笑曰：「如此才固不愧爲慎伯弟，然豈復藉兄以名哉？」應鄉試，五道光紀年，侍郎蕭山湯公金釗編修新建熊君遇泰主試，無極劉君本夔爲同考，以君四書義用古注不中程，而五經醇茂，五策擅場，遂擢以鎮榜。丙戌，鞏罷南返，以七月初至揚州。聞世父於夏間患足，亟赴侍。九月初二染時疾，初十日語其室人曰：「吾不起矣。」毫父幼子以累卿，吾女已許仲虞，葬後卽歸姚氏，童養之。卿撫長子至六歲，以屬仲虞，撫次子至六歲，以屬孟瞻，爲吾教誨之，必得成立。卿尙不至，莫老無依也。其室人泣請留書爲託。君曰：「孟瞻仲虞與吾爲道義交二十年，非歧視生死

者。是後遂不復有言。以道光六年九月十八日疾革。先是世父猶冀病勢有瘳。及十五日夜聞異香滿室。如星三夕。竟不起。適戚黨同里翟惟善楚珍自都返。撫屍垂涕。資其賻。得以成殮。予聞訃奔哭。並從世父卜兆域於城東三十里玉屏山之麓。將以七年春歸君之魄。配王氏會稽望族。習禮能安貧。子二。長士鐸甫三齡。次士銓。君卒八日而後。君好學如是而不祿。鮐背拊轉。黃口扶苴。禮堂之寫定未聞。通邑之傳人難必。生民至戚。備於身後。豈謂同產恩私。實有志吾道者所共悼痛。故縷述行業。以告君之執友。及當世鉅儒。錫銘誄以慰泉壤。且使來學有所徵信。則斯文之厚幸。匪惟衰宗子姓沒齒不朽已也。道光六年冬十月八日。從父彙世臣。泣淚謹狀。

清故優貢生孫君墓誌銘

道光癸巳十月二十日。福建舉人陳金城見訪。再拜致其師孫君之遺命。泣涕言曰。嗚呼。壬辰正月。吾師過揚州。得識先生。金城實侍事。如日昨。及抵都。則病嗽轉成脚氣。年始五十。精力故未衰。五月二十日。竟爾奄忽。吾師雄文。不得於有司。砥行名止閭巷。著述數百卷。未流布。而旅喪七千里外。斯亦學人之至戚也。病亟。命金城曰。吾必不起。吾隨舉主入都。遂至於命也。夫。然因舉主識安吳包君。接其言論。讀其書。當代能任斯文之重者也。而必乞埋石文於包君。使吾名得附於世者。則死不憾矣。金城謹誌之。茲以來春。定舉葬。奔赴喪事。用敢將吾師之末命。又曰。金城侍吾師講論。口授注疏。未嘗檢本。金城有查核不得者。卽告以某卷某頁。論六書。檢許氏本。示弟子。舉手卽得其示。其精熟如此。然常言吾人治經。非以矜掩洽爲他日之當治人也。治人先自治。不能自治。徒治經。何益。質吾師生平。可謂言行相顧者也。其居父母

喪不飲酒食肉。不居內者六年。泉俗好鬪訟。大姓爲甚。孫氏族衆萬數。漸漬身教。竟爲仁里。所學如此。所遇如彼。非先生無足與發潛曜。垂信來茲。而慰幽壤者。故敢以請。嗚呼。近世師弟相授受。一利祿之途矣。豈必待死生哉。升沈豐約。有不忍言者。今陳君以會師葬故。犯霜雪。跋涉萬里。而誦述行治本末。尤詳備有要。其所受於師可知也。余旣感孫君自託之誠。又高陳君義。雖不任。不可以辭。

系曰。君諱經世。字濟侯。別字惕齋。福建之惠安人。父至正。邑庠生。通經工爲文。君學所自出也。道光庚寅。君應歲試。使者奇其文。詢所學。博辨切至。遂舉優行第一。貢入國子監。使者則今禮部侍郎浙江學政新城陳公用光也。侍郎好善。甲流輩。前自閩還都。艤舟咤余曰。吾歸裝得一孫濟侯。當敵笥河三百石矣。余因以識君。君所著有十三經正讀定本八十卷。春秋例辨八卷。爾雅音疏六卷。孝經說二卷。夏小正說一卷。釋文辨證十四卷。經傳釋詞續編八卷。說文會通十六卷。韻學溯源四卷。詩韻訂二卷。惕齋經說六卷。讀經校語四卷。其通經略一編。則纂集古今治術本於經術者。以明窮經致用之方。無慮數十卷。尙未成書。四書集解十二卷。周易本義發明十三卷。小學輯記。近思錄附注。性理輯義。三書無卷第。皆少作。惕齋制義四卷。則陳君集錄家塾及課試者。妻某邑某氏。子某某。職。女子子某某。適某某。職。葬某原。實某月某日。銘曰。昌黎謂衆萬之生。誰非天。胡喜厚其所可薄。然往古著書。以自見後世者。大都其居窮守約者也。得毋人世之所謂薄與厚者。與天錯耶。抑天之所以厚斯人者。不一途。而各擇其所專託耶。造物之意。誰則知之。嗚呼。孫君。又何悲矣。

與陳孝廉金城書

世臣白念庭足下。辱枉顧荒寓。是日張館陶檝舟至揚。世臣往哭。丙夜方返。足下相候。自辰達戌。洎得見。又聞尊師孫君不祿。增人悽惋。館陶抱璞不剖。老死風塵。然雅儒名徧士林。循吏績在輿誦。年政七十。孫君緣以諸生。促壽旅次。所遇尤繃。是以雖傾蓋交。而與館陶之道義固結三四十者。哀戚固不殊也。足下稱孫君命以沒世之疾相屬。孫君學業真所謂不假良史之辭。卽足下萬里奔會師葬。世臣有生所未聞見。固由高誼絕俗。非孫君何以致此。此豈復鄙文所能輕重者。重辱賢師弟見許之深。不敢自藏。固陋殫思。譌作錄于另紙。足下所述孫君世系行治著述甚備。別後釋思。仍有須面詢者。次早走答。而舟已遄發。故並陳其所以。恭肅公遠在趙宋。若是孫氏始遷祖。則宜詳其所自來。因何隸籍。若非始遷。不符書例。曾祖與祖俱有隱德。未能切指事實。則近常談。故書系止及一代。非故爲褊也。妻與子女。女夫于例宜書。足下談次未及。故闕字以備補填。至孫君著述。大都宗漢。則闡宋諸編。自係初地。故稍易其次第。夫汙附固爲陋習。而調和亦非真詮。孫君書故未見。然曾略聞緒論。卽校子韻疏證數事。其深於漢學可知。由宋歸漢。關造詣淺深。不必更加瞻顧。爲調和之說也。通經略一書。最有裨於來學。天下未嘗無有志之人。大都爲師友所汨沒。遂致稗販經史。徒資弋獲。人心世道。日付頽波。足下以高第弟子。所望必竟盛業。較復齋通解尤足毗輔名教也。榮名無旣。造物所以慰求志之勤。然韋布傳文旣罕。傳而盛者則尤罕。良以枝葉單寒。難成蔭實。近世聞人。唯侯魏身俱不達。然有大力者負之以趨。而體龐氣茶。不足厭觀者之意。甫及百年。聲稱已滅。是其傳否。正未可知。况世臣少本不殖。長更就蕪。貧廡無五噫之謠。握管無雌伏之歎。白華自戒。利名路隔。而槐棘屏翰。望風摧排。以視侯魏。情事相反。而賢師弟以爲必能信今傳後。久而益

光恐論者不以爲知言也。然世臣亦未敢自棄。每至臨文。必慎所許。恆慮一字苟下。重誣後世。名山通邑。並聽之造物而已。流水不慚。聊助一嘯。陰寒累月。伏唯爲道珍重千萬。十一月十日。世臣謹白。

清故翰林院編修崇祀鄉賢姚君墓碑

道光辛卯。安徽疆臣。列君與君。猶子。故刑部郎中之行誼。請祀鄉賢。從人望也。次年冬。部臣截覆。以爲名實相副。得報可。時君之曾孫瑩。宦游江蘇。以君遺集。援鵝堂筆記三十四卷。古文集五卷。詩集七卷。鄉賢錄一卷。餉世臣。而屬文君之墓石。郎中君世所稱。惜抱先生。而君則惜抱軒集中所稱。學所自出之伯父。薑塢先生也。憶世臣以嘉慶壬申。謁惜抱先生於白門鍾山書院。請爲學之要語。及君者。至再至三。嗣讀古文辭類纂中。載君論說數十百事。披隙導窾。辨正舛誤。莫不持之有故。則益欲求君書。數年不可得。茲得反覆之。乃知君博覽強識。不主家法。唯以旁稽互證。求一心之是。爲詩文必達其意。絕去依傍。自成體勢。居恆不著書。而繙閱校勘。至老不輟。藏書數萬卷。悉加朱墨。見有錯謬。羨脫。隨手糾正。各紀錄於簡端。君既卒。書籍頗有散失。惜抱先生收手蹟之僅存者。藏之。及瑩成立。乃舉以相付。瑩逐條編纂。其有先後持論。差互者。悉仍其故。今所版行之筆記。胥是物也。然君集有書史記六國表序後曰。世變異則治法隨之。故漢以後。多踵秦法。司馬氏援法後王之說。以學者不道秦事爲耳食。蓋深感世變。而詭詞以寄痛。則君蓋深有獲於古訓者。非苟矜淹洽也。固將有以用之。迺覓舉。至年四十一。始通籍。居詞館數年。卽膺察典。當外擢。方而遽引疾去。夫豈恕於世事哉。繼讀君跋顏氏家訓曰。交道締結。常爲禍福所倚伏。文人志士。於幕府權門。貴判迹於首途。避薰炙於始灼。然則君之決退。其亦有所不得已於中者也。君既歸里。無

所用。則相與率鄉人舉義倉。條約甚設。迄今幾百年。踵其法而擴之。以故邑屢饑而不害。是亦爲政。君斯有所見端矣。讀君之書。可爲學者稽古法。迹君勇退無濡滯。可爲學者涉世法。推君之任卹鄉黨。可爲學者入居里族。出拊閭閻法。則君之所以不朽。固不係墓石之有無。而稱述先達流風餘韻。以諷諭方來。斯固後死者所有責也。爰次其世家而系之曰。

君姓姚氏。諱範。字南青。蕪塢其號也。世爲安徽桐城人。曾祖諱文然。康熙中官刑部尙書。諡端恪。雍正中特旨賜專祠。祀於其邑。祖諱士基。湖北羅田縣知縣。民思其政。祀之於名宦祠。父諱孔瑛。早世。贈翰林院編修。君以康熙壬午八月十八日生。戊戌補縣學生員。雍正乙卯選拔貢太學。舉乾隆丙辰順天鄉試第二人。中式壬戌會試。第三人。成二甲進士。改庶吉士。甲子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乙丑散館。授編修。充武英殿經史館校刊官。兼三禮館纂修官。丁內艱。服闋起原官。兼文獻通考館纂修官。庚午京察一等。旣引見。以病自免。解組後。教授南北。閱二十有一年。辛卯正月初八日卒於家。君卒逾六十年。鄉人追慕教思。籲請入祠。而傳學之惜抱先生。實侍君入一門四世。先後以政事文學。享國家俎豆。胥蠶之報。史氏所謂榮名。豈有旣者耶。

清故文學汪君之碑

道光八年十二月十日。儀徵縣學生汪君穀卒。其同志友丹徒汪沅芷生。甘泉薛傳均子韻。儀徵劉文淇。孟瞻。寶應劉寶楠。楚楨。涇包慎言。孟開。旌德姚配中。仲虞。儀徵王僧保。西御江都梅植之。蘊生。丹徒柳興宗。寶叔。甘泉楊亮季子。儀徵吳廷颺。熙載。王翼鳳。勾生。旣各爲文辭。以紀其學行。寫其悲哀。又共琢石表。

其墓而涇包世臣以丹書之曰君質脆弱而性和易居家藹如也接人退然如不及唯力學則精銳強悍進而不止至不欲後古人弱冠卽鄙棄俗學委心許鄭集殘缺以求會通有齟齬不相入者則旁稽博討鈎深洞蹟常達旦不寐又以擘經壁史要領多在輿地故記簡質後儒各爲歧說紛出無依據唯近世之圖精審據以爲本比羣籍而究事情口指手畫必得顯證而後已尤嗜作書約鍾梁分法爲眞行風發蹈厲有不可控勒之勢而逾麗一應楷則積勞致咯血且病且學蓋君之沒也年止三十有五而病已八載然未嘗旬日輟學也君字小城系出唐越國公世居歙明之季有國儒者遷揚五傳至君考銓始著籍儀徵舉於鄉以知縣就銓初娶吳氏生長子補繼娶楊氏生君及和秦程君娶於母黨生一女而歿君葬之西郊金匱山君甚愛其女孟瞻有子毓崧歧秀善讀書君雅屬意孟瞻故知之及君之亟也告和求爲其子婦君聞而笑曰孟瞻厚我憐我而及我女耶君無主後補以其幼子寅壽後君並卜明年月日以君喪合於夫人之窆自予弟世榮季懷從洪沂州遊於梅花講院因得與君及芷生諸君交善其日相砥礪勗勉者不爲人不速化本本原原不以得喪變所習予嘗以謂季懷所與遊諸君家居相距或數百千里是蓋江淮英淑之所發越使得萃於一地相輔以有成夫豈事之適然者耶然十數年間諸君旣皆困躓無善狀季懷顧不幸奄然物化而君又爲之續生材實難受材而不負其生爲尤難而奪之遽而且酷至於如是天道其果可知也耶然季懷身後諸君檢校遺書至四十餘萬言庶幾雅密有條理唯君造詣已深而著述未就無以垂示來茲尤可悼痛是宜有銘銘曰

嗚呼小城以子守身之謹而不能厚其生以子稽古之勤而未逮樂所學之成宜博辨雄文如諸君者不

勝哀慕涕隕而心傾也。悲夫。

清故國子監生凌君墓表

江都有生於孤露。不假師資。自力學以成名者二人。曰拔貢生汪中容甫。國子生凌曙曉樓。予以嘉慶六年遊揚州。則汪君前卒。及十年再至。乃識凌君。君生貧而居市。十歲就塾。年餘讀四子書未畢。卽去香作雜傭保。然停作輒默誦所已讀書。苦不明詁解。鄰之富人爲子弟延經義師。君乘夜狙其軒外聽講論數月。其師覺之。乃閉外戶不納君。君憤甚。求得已離句之舊籍於市。私讀之達旦。而日中傭作如故。年二十乃棄舊業。集童子爲塾師。稍稍近士人。然或僂陋不足當君意。故君學爲世俗制舉文無尺度。同人亦莫肯爲言者。而童子嘗從君遊。則書必熟。作字正楷。以故信從衆。脩脯入稍多。益市書。君有甥儀徵優貢生劉文淇。少貧如君。君愛其穎悟。不忍棄之。遂末自課之。且教且學。劉君齒未壯。卽以淹通經史知名江淮間。而其學實自君出。君初識予。問所當治業。予曰。治經必守家法。專治一家。以立其基。則諸家可漸通。然心之爲用。苦則機窒。樂則慧生。機窒者常不卒其業。凡讀書不熟。則心以爲苦。君自取熟者治之可也。以君熟於禮。遂勸君治鄭氏。又以古注義皆激射回互。非深通文法。則蒼黃不能得情事。因勸君先誦嘉隆經義三十首。每首以三百過爲度。君既習之得體勢。乃出故編修武進張惠言所輯四子書漢說數十事。及予與庶常陽湖李兆洛增綴未就之稿。授君以爲治經式。君既明古人文法。隱顯疾徐之故。益樂益憤。歲餘稽典禮。考故訓。補其不備。爲四書典故六卷。以見知於故梅花山長沂州知府欽洪梧君。既治鄭氏得要領。又從今寧國訓導吳沈欽韓問疑義。益貫串精審。嗣聞今饑制武進劉逢祿論何氏春秋而好

之及入都爲雲貴總督儀徵阮芸臺校輯經郭。盡見魏晉來諸家春秋說。深念春秋之義存於公羊。而公羊之學傳自董子。董子春秋繁露。原天以尊禮。援比以貫類。旨奧詞頤。莫得其會通。乃博稽旁討。承意儀志。梳其章。櫛其句。爲注十七卷。又別爲公羊禮疏十一卷。公羊禮說一卷。公羊問答二卷。嗣阮公出鎮。延君入粵。課公子。君時方家居讀禮。以喪服爲人倫大經。後儒舛議。是非頗謬。作禮論百篇。引伸鄭義。泊至粵。與阮公商榷。刪合爲三十九篇。爲一卷。凡君所著書三十八卷。五十餘萬言。皆有顯證。遠雷同附會之陋。足爲求學先路。君娶同邑范。無出別宅嚴。舉子鏞。而范尋歿。君繼患風痺。養痾於董子祠之南偏道院。遂以道光九年五月廿六日卒於寓廬。年五十有五。鏞雖始齟。哀慕如成人。劉君卜以是年八月八日。祔君於雙墩北原之祖墓。與范合封。又圖所以不朽君者。以屬予。予謂汪君雖博覽強記。而特工文辭。鉅公推挽者多。晚以饒裕。然勤學亦稍殺減矣。君獨尙樸學。南北奔走。皆以校書授讀爲事。未嘗與斯世通蓋。雁脩脯而外。未嘗入可以無取之財。予每過從。君必危坐據案。左手繙卷冊。右手持筆。客至前而不見。蓋自締交以來。廿餘年如一日。君得於天者。後汪君。而人力堅綴。終始不渝。則殆於過之。是不可以不銘。銘曰。凌氏之先。秦州著籍。儒歷僉憲。明史稱直。曾祖曰襄。武長千夫。祖鸞。父鷲。乃寄江都。君夔且魯。好學根性。白知讀書。不躓而正。古有都養。抑聞牧猪。十五年所。其精不逋。吁嗟凌君。遠與爲儕。名則旣振。福迺不皆。抉經之心。以一何鄭。排斥詖辭。章明先訓。粵有慶允。泣抱遺書。修德必報。成此藐諸。

清故文學薛君之碑

道光九年八月二十日甘泉薛君子韻殉於福建督學使者內閣學士新建陳用光汀州校士行署。先是

陳公讀子韻所著說文答問疏證之書而善之。以質太子少保閩浙總督金匱孫爾準。孫公故小學家也。嘆爲絕倫。議相與板行之。以嘉惠閩士。猝遭此變。陳公慎於殯之禮。留疏證六卷稿本。而遣使護喪歸揚州。厚資其葬。儀徵劉文淇孟瞻檢遺篋。得舊讀十三經本。集錄其丹黃手勘之語。約可廿卷。閩游草一卷。文選古字通疏義十二卷。草創未卒業。孟瞻與寶應劉寶楠楚楨。子族子孟開。約纂輯繕副。以付其家。其家卜明年春。祔於甘泉西郊十三里廟陶家沖祖墓。同人以子韻道羸時。絀不可不表也。以屬予。予以謂子韻少工駢文。喬麗常冠儕輩。嗣與孟瞻及子弟季懷友善。因以次締交於孟開仲虞五人者。相結爲本原之學。季懷孟瞻孟開治詩。攻毛鄭氏。仲虞治易。攻鄭虞氏。子韻治小學。攻許氏。皆旁通羣籍。而據所業爲本。砥礪以有成。近世昌許氏者。推嘉定錢氏。金壇段氏。段氏徒衆尤盛。唯子韻究其得失。而右錢氏。錢段皆予舊識。備聞二老而商榷之辭。知子韻於斯業甚審也。乾隆中大興朱氏。首以許鄭之學勸天下。一變揣摩靡腐之習。繼聲者務名高而不別真僞。則擗摺斷爛之弊興。於是求士者。反其道以爲用。或揣摩靡腐之未能也。然遂衰衰躋清要。爭言主持風會矣。四十年間。風尙三變。故學者能有志於古百之一。志古而一再不當於有司。輒自疑遷業。其能堅定不惑。以迄有成者。又百之一。予弱冠展側江淮間。常自病盜虛聲。無根柢。物色樸學。得陽湖黃乙生小仲。通鄭氏禮。行不遠其言。武進劉逢祿申受。通何氏春秋。虞氏易。雖情鍾勢躍。而讀書如有嗜好。江都凌曙曉樓。治何氏春秋。鄭氏禮。困學而不厭。同邑胡世琦玉樞。墨守鄭氏。有綴殘補缺之勤。嘉定潘鴻誥望之。能錯綜許鄭。以適大義。丹徒柳興宗賓叔。治詩禮史漢。能依雅訓以捍俗說。楚楨之上世。故崇漢學。能不墜其家法。儀徵汪毅小城。覃精許鄭。尤長於輿地。黟俞正

變理初通鄭氏禮杜氏春秋烏程凌堃厚堂綜漢義說易禮春秋數十萬言與理初並長推步算術蓋吳越英雋略備於斯已然必守許氏以推原賈馬鄭服詁訓者卒莫如子韻之善荀子曰學不可以已鏤而不舍金石可鏤非必資性殊絕也故曰古之學者爲己志乎古必遠乎今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迺斷至乎古之人然而太史讀功令至於廢書而嘆者不亦深悼鬱滯矣迹諸君子所學此其志豈利祿之路哉要其稽古自得皆足以有見於時而成進士居館職者唯玉樵申受未幾玉樵竟出宰不獲乎上申受左邊祠部至十三年不得調理初望之季懷獲一解連躡春官憂生之計更迫餘子則困諸生無所合而自道光紀年以後小仲嗒然物化季懷小城相繼奄忽今年春夏之交玉樵家食不祿曉樓以養痾歎於道院入秋而申受疫沒京邸子韻旅喪閩館右軍所謂威兼傷痛切心哀窮不已又云當今人物眇然彫落可哀嘆者殆猶未至若斯之摧剝酸酷也爰洒涕而系之曰

君年卅一諱傳均舊隸溧水今邗濱遷邗再傳璋璉璉次子柄君其胃以柄後璋璋有孫孫知好學祖顏溫母李早世繼楊慈妻何淑慎君宜之維君失聯以學顯吁嗟中材何以勉孝劔總角抱遺書君子之澤自茲遠

皇敕授修職郎安徽寧國縣學訓導沈君行狀

曾祖彬 妣仲氏

祖載熙吳縣學生 妣錢氏

考培宗地贈修職郎 妣馬氏地封儒人

江蘇吳縣木瀆鎮沈欽韓年五十七狀

君字文起號小宛其族望吳興分吳江遷郡城再遷木瀆爲吳縣人至君六世君深眉鉅目仰鼻而短脰面麻黑碩腹下垂行步蹇連語言澀訥年逾三十乃得以縣學生員就嘉慶丁卯江寧布政使司試領薦赴春官又輒躓丁丑大挑入二等道光壬午選授安徽寧國縣學訓導庚寅九月奉馬孺人諱歸里次年十二月廿日卒於家配同邑王氏子三箕衍不勝喪後君一月以壬辰正月廿日歿有孫懋官次瓜衍天衍皆業儒君質亞生知而力同困學幼侍地贈君習爲詩稍長自程誦讀家極貧書值千錢輒無力購致假之藏書家莫肯出全部得數冊持歸計日繳換然必求要領寫爲要刪淹通羣經尤長禮與春秋擊擊諸史尤熟於志旁及百家故記官書野乘古今專集彙集類鈔劄記究其條緒悉歸於統既弱冠念漢書至深至博顏注既淺陋復多盜竊范氏後書雖簡略而義存實錄章懷雜集衆手故有粹駁劉氏注司馬八志文殊宏富然頗無統貫尤疎於地理乃覃思廿年遠搜故籍爲兩漢書疏證七十四卷卷率藁書四十頁頁率八九百言共二百餘萬言於以正謬補闕盡之矣凡以植國之體端由制度漢氏雖近古然離秦立法爲後世濫觴君故上推姬周下比有明詳哉乎其言之損益悉陳得失備見使來學有所依據以當後王取法者旣成寓東於余曰此書發蒙啓覆鉤稽貫串然親見其成書或加省覽曾莫能終一卷覆甌之歎何待來茲良玉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非足下而誰蓋君之自信而遂以信余也余與君皆業荀子嘗推論爲國以禮之指以爲孔子悼時人悖亂廢禮當使天下嬰毒禍無可旣極乃見意於春秋以詰萬世君因謂左氏親承聖訓博驗寶書依經立傳全付託之重而公穀家攻之欲顯復晦杜氏注出雖

得列學官。然多入以邪說。陰敗禮教。其蠹左氏也。逾於明攻。余涉左氏滲。聞君言未深喻也。及君郵示補注十二卷。正杜氏之大失。其有略陋。並爲補綴。別爲考異十卷。以闢百家淆亂。則信乎從訟左規杜之後。而加詳審者也。君又以裴氏注三國志。意在補其褻脫。光耀沈落。而郡縣鎮戍之僅見一時。名物訓詁之不類後世者皆闕。故爲補訓詁八卷。釋地理九卷。又以地理之學。古書唯存鄺氏水經註。近人戴東原校定其倒置羨脫。趙誠夫爲之刊誤。其書乃漸可讀。而戴氏短在憑臆。趙氏蔽於輕信。至如古書之有足互證。與近今志乘之目驗可據者。二家又皆蒐討未逮也。故爲水經注疏證四十卷。然後郡縣之廢置沿革。山川之高低變遷。流合派分。昔通今塞。皆如提挈在手。指掌可談。又以一代鉅公詩文。非曉然其朝章事實。則不能得作者用心之所至。韓退之王介甫兩集。於唐宋各立其極。而宋人註韓集。空疏臆測。宋人注王集。止及其詩。雖云瞻博。其於人物制度。闕略尙多。故補註韓集及王詩。而別創王氏文集注。共四十四卷。又注范石湖集。以著南宋之事。然後唐宋五六百年之鉅製短章。義皆可通。君深造真積。樂逢其原。陳祥道禮書。王施查三家蘇詩注。王昶金石萃編。疵謬觸目。隨手糾正。各成卷帙。凡君著述。無慮四五百萬言。皆出稽古心。得求於實。無一語任意矜眩。里誤來學者。雖云注釋。實可單行。唯未習算術。常自引以爲憾。君手繕古書至夥。唯所節錄。太平御覽。雲笈七籤。法苑珠林。共若干卷。校原書十存二三。而菁華悉萃。手稿尙存。其幼學堂詩集十七卷。文集八卷。已版行。君詩始則導源魏晉。晚乃頽然自放。然而屬詞比事。必有所處。嗜爲俳文。才多而不受其患。深究三史行文離合之故。以故氣骨騫舉。脈絡微至。其聲窅然。而沈其色。黝然而幽。爲自來駢儷家所未有。後更爲散文。健入震出。盡破唐宋壁壘。而自合矩矱。一可爲

後世法君性至和易。不以所業驕人。有問者必就其端緒。原始要終。反覆推尋。使皆洞徹。唯少小頗事口腹。遊處有不暇擇者。漸來久要之責。又遇僕隸過谿刻。相與造蜚語肆謗訕。嘗一至秦中。遊裝稍潤。有華服數事。交遊復共拮據之。雖非大失。唯余亦不能爲君曲諱也。余生平言學推君。論文則晉卿。庚寅夏自刪定舊作爲三十卷。初寫出而晉卿物化。今年秋。攜稿本訪君於木瀆。入門則君奄在殯宮矣。嗚呼哀哉。原夫居下以思往。其言有文。始於詩。盛於春秋。秦漢作者遞相祖述。幸得垂論方來。莫不珍同鴻寶。功力羸細。殆難強名。李唐以還。著述滋廣。衡其得失。乃有可言。杜氏撰集通典。蔚爲政書之首。然前承劉秩。後錄國故。搜討尙易。宋世不刊之書。唯涑水資治通鑑。然亦借助羣材。非一人心力所及。章氏考索。馬氏通考。則俱以獨力成大業。然依類探纂。事有循持。而舛誤亦復時見。近世學者。首推亭林。顧氏迹其成書。郡國利病。宅京記。不過摺拾之勤。肇域志雖未見。要亦其類也。唐韻正五書。功同鑄金。而學止一孔。唯日知錄。閱深簡切。足副其守先待後之志。而間出么小考證。仍不免帖括末技。顧宛溪胡朏明齊次風。覃精水地。優義居多。願復初窮究春秋。分合著績。專家成名。於斯爲盛。與君並世。則錢曉徵實能窮探羣籍。刊落疏通。大都精當。然片詞碎義。其細已甚。君博聞彙綜。同符顧錢。以言識大。雖略後亭林。而精則過之。又文采鴻曜。非二君自完邊幅者比。學問之道。務多無庸雜無紀。而非所以語於吾沈君也。君名故籍甚。而妻非尤盛。余薄植無可指數。困躓更甚於君。疏附禦侮。非其任矣。竊述所知爲狀。寫付瓜衍天衍錄副二本。一以告君。一編君集之末。使君學大昌之後。知君所謂真知之者。唯包慎伯之言之非妄歎也。道光十有二年。歲在壬辰冬十一月十三日。安吳包世臣謹狀。

翟秀才傳

秀才諱鞏字儀仲。姓翟氏。吾涇之水東人也。本沔陽張氏。遠祖有爲漢王大將者。漢滅。其子自鄱陽避難。至水東。依翟氏以居。冒其姓。支裔繁衍。而真翟氏顧衰弱。今別爲老翟家云。秀才貌癯而善病。沈思寡言。慎交遊。與先子特善。乾隆丙午。先子始肆力爲詩。戊申冬。先子與秀才同爲吳氏客。出詩百餘首。屬秀才點定。秀才嘆絕。亦錄其五七言尤善者十餘首。以質先子。始相引爲道義交。己酉。世臣侍先子至郡。應科試。始得謁。壬子。先子病瘳甚。挈世臣自白門歸里。而秀才已以是年先期謝世。年四十一歲。無子。癸丑。世臣求藥物於水東。因過秀才墓。作詩曰。忽忽過荒墓。長懷翟秀才。神期乍譚笑。文采竟蒿萊。寒谷泉空咽。衰楊葉自摧。誰憐霜草宿。蕭颯北風來。世臣返。爲先子言。秀才墓荒涼狀。並誦詩。先子唏噓不自勝。久之。問曰。兒詩大似儀仲。何以能此。不肖言自八九歲侍几席。常課畢。輒自讀文選。嗣大人從戴氏假得全唐詩。不肖繙閱之。常徹夜。心有所觸。輒效爲之。稿累五六百首。大人病不敢以請。先子曰。吾事詩晚。又苦腹儉。不足稱其意。兒能終吾業者。異日當以此致大名。泊先子棄養。不肖負米蓬轉。秀才自錄詩稿。竟遺失。近唯記其病鶴曰。洒落凌霄翰。蒼苔緩步行。窮愁但有骨。江海豈無情。露下寒生警。松陰影獨鳴。寰籠伏。繁爾得意尙縱橫。歸燕曰。歸燕歸何處。高秋影漸稀。慕儔非盡室。舍舊獨知幾。翠幙涼風冷。銀塘白露晞。存身深閉戶。還復候時飛。吾涇在唐有萬巨者。太白贈詩云。吾愛萬夫子。解渴同瓊樹。何日一來遊。相歎。詠佳句。是必工詩。然片字無存。唯許棠列於大歷十子。全唐詩錄其五律二章耳。閱宋及今千餘年。未聞有知名士在人口耳者。先達侍御趙星閣先生。先子之業師也。嗜爲詩。自刻其各體詩二千餘首。爲漱芳。

屠詩鈔亦以五律爲最工。其渾厚過秀才。則居使之然。而完善精到。殊不及。工力固不可誣也。胡玉樵世琦。庶常。亦嗜詩。前在都下。曾出其稿本各體千餘首。見示。夜郎自大。非求益者。才氣固可造。而未就軌範。非秀才比也。然近人爲詩者日益多。又未見有能及庶常者。才難之嘆。豈唯吾鄉。秀才故蓄一端硯。誤碎於地。因仿毛穎爲端硯傳。以自况。文多不能記。不審其族。尙有傳本否。世臣蹉跎。至年七十日內。自編前後論文之書。因補爲此傳。使訪詩于吾涇者。知許君之有繼聲也。

論書一

述書上

乾隆己酉之歲。余年已十五。家無藏帖。習時俗應試書十年。下筆尙不能平直。以書拙聞於鄉里。族曾祖槐植。三獨遠世尙。學唐碑。余從問筆法。授以書法通解四冊。其書首重執筆。遂仿其所圖提肘撥鐙七字之勢。肘既虛懸。氣急手戰。不能成字。乃倒管循几習之。雖誦讀時不間。寢則植指以畫席。至甲寅手乃漸定。而筆終稚鈍。迺學懷素草書千文。欲以變其舊習。三年無所得。遂棄去。嘉慶己未冬。見邑人翟金蘭同甫作書而善之。記其筆勢。問當何業。同甫授以東坡西湖詩帖曰。學此以肥爲主。肥易掩醜也。余用其言。習兩月。書逼似同甫。明年春。從商邱陳懋本季。馴假古帖十餘種。其尤者爲南唐揚畫贊洛神。大觀揚神龍蘭亭。余已悉同甫之法。乃自求之於古。以硬黃摹蘭亭數十過。更以朱界九宮移其字。每日習四字。每字連書百數。轉鋒布勢。必盡合於本。乃已。百日拓蘭亭字畢。乃見古人抽豪出入。序畫先後。與近人迥殊。遂以蘭亭法求畫贊洛神。仿之又百日。乃見趙宋以後書。褊急便側。少士君子之風。余旣心儀。適麗之行。

知點畫細如絲髮。皆須全身力到。始歎前此十年。學成提肘。不爲虛費也。續縱游江浙。徧觀收藏家舊跡。壬戌秋。晤陽湖錢伯坰魯斯。魯斯書名籍甚。嘗語余曰。古人用兔毫。故書有中線。今用羊毫。其精者乃成雙鉤。吾就此垂五十年。總得三四耳。余答言。書不能佳。然下筆輒成雙鉤。魯斯使面作之。畫旁皆聚墨成線。如界。余以此差自信矣。是年又受法於懷寧鄧石如頑伯。曰。字畫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常計白以當黑。奇趣乃出。以其說驗六朝人書。則悉合。然余書得自簡牘。頗傷婉麗。甲子遂專習歐顏碑版。以壯其勢。而寬其氣。丙寅秋。獲南宋庫裝廟堂碑。及棗版閣帖。冥心探索。見永興書源於大令。又深明大令與右軍異法。嘗論右軍真行草法。皆出漢分。深入中郎。大令真行草法。導源秦篆。妙接丞相。梁武王河之勝。唐文餓隸之譏。旣屬夢嚙。而米老右軍中含。大令外拓之說。適得其反。銳精仿習。一年之後。畫有中線矣。每以熟紙作書。則其墨皆由兩邊漸燥。至中一線。細如絲髮。墨光晶瑩異常。紙背狀如鍼畫。自謂於書道頗盡其祕。乙亥夏。與陽湖黃乙生小仲同客揚州。小仲攻書較余更力。年亦較深。小仲謂余書解側勢而未得其要。余病小仲時出側筆。小仲猶以未盡側爲憾。相處三月。朝夕辨證。不相下。因詰其筆法。小仲曰。書之道。妙在左右有牝牡相得之致。一字一畫之工。拙不計也。余學漢分。而悟其法。以觀晉唐真行無不合者。其要在執筆。食指須高鉤。大指加食。指中指之間。使食指如鵝頭昂曲者。中指內鉤。小指貼名指外。拒如鵝之兩掌撥水者。故右軍愛鵝。玩其兩掌行水之勢也。大令亦云。飛鳥以爪畫地。此最善狀指勢已。是故執筆欲其近。布指欲其疎。吾子其祕之。子書得晉人面目耳。隨人言下轉。不數十年。化爲糞壤。今人攻書至力者。無如吾子。勉之矣。又云。唐以前書。皆始艮終乾。南宋以後。書皆始巽終坤。余初聞不知。

爲何語。服念彌旬。差有所省。因遷習其法。一年漸熟。丙子秋。晤武進朱昂之青立。其言曰。作書須筆筆斷而後起。吾子書。環轉處頗無斷勢。又晤秀水王良士仲瞿。言其內子金禮。羸夢神授筆法。管須向左。迤後稍偃。若指鼻準者。鋒乃得中。又晤吳江吳育山子。其言曰。吾子書。專用筆尖直下。以墨裹鋒。不假力於副豪。自以爲藏鋒內轉。祇形薄怯。凡下筆。須使筆毫平鋪紙上。乃四面圓足。此少溫篆法。書家真祕密語也。余既服小仲之言。因不敢遽以三君子爲非。分習而互試之。乃見其說。足以補小仲之所未及。於是執筆宗小仲。而輔以仲瞿。運鋒用山子。而兼及青立。結字宗頑伯。以合於小仲。屏去模仿。專求古人逆入平出之勢。要以十稔。或有心手相得之境。然余非聞植三之言。則不學。非聞同甫之言。則中廢。非得小仲之傳。則俛俛畢世矣。余他業屢遷。唯好書。廿餘年不改。一藝之能。其難如此。况進於書者乎。

嘉慶丁丑。余與翰風同滯都下。以書相切磋。簡札往返無虛日。既乃集前後所言。掇其要爲此篇。又爲中篇以疏之。是年九月出都。道中得王侍中書訣石本。有云。首務執筆。中控前衝。拇左食右。名禁後從。細心體味。蓋以五指分布管之四面。卽同此法。古人文簡不易推測耳。戊寅客吳門。乃爲下篇。以悉書之始卒。以示宜興吳德旋。仲倫亦歎絕而申之曰。道固歸於墨。不溢出於筆。而學之則自墨溢出於筆。始己卯。又與翰風同客濟南。得北朝碑版甚夥。因又爲歷下筆談。翰風故攻書。改用此法。以習北體。觀者每謂與余書不辨。然余書尙緩。而翰風尙峻。微立異同。述書筆譚稿出。錄副者多。江都梅植之蘊生。儀徵吳廷颺。熙載。甘泉楊亮季子。高淳黃洵。脩存。餘姚毛長齡。仰蘇。旌德姚配中。仲虞。松桃楊承汪。挹之。皆得其法。所作時與余相亂。然道光辛巳。余過常州。晤小仲。出稿相質。小仲曰。用筆者。天書中。

盡之始良終乾。正所謂流美者地。書中闡發善矣。然非吾意。請其術。卒不肯言。

述書中

余既述諸君子之言爲書。因以己意通之。而知其悉合於古也。右軍以管爲將軍。明書道之機樞在管。而管之不可亂動也。今小仲之法。引食指加大指之上。置管於食指中節之端。以上節斜鉤之。大指以指尖對中指中節拒之。則管當食指節灣。安如置牀。大指之骨外突。抑管以向右。食指之骨橫逼。挺管以向左。則管定。然後中指以尖鉤其陽。名指以爪肉之際距其陰。小指以上節之骨貼名指之端。五指疏布。各盡其力。則形如握卵。而筆鋒始得隨指環轉。如士卒之從旌麾矣。此古人所謂雙鉤者也。東坡有言。執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善言此意已。仲瞿之法。使管向左。迤後稍偃者。取逆勢也。蓋筆後偃。則虎口側向左。腕乃平而覆下。如懸於是。名指之筋環肘骨以及肩。背大指之筋環臂灣以及胸脅。凡人引弓舉重。筋必反紐。乃長勁得力。古人傳訣。所爲著懸腕也。唐賢狀撥鐙之勢云。如人並乘鐙。不相犯。蓋善乘者。脚尖踏鐙。必內鉤。足大指著鐙。腿筋皆反紐。是以並乘而鐙不相犯。此真工爲形似者矣。至古之所謂實指虛掌者。謂五指皆貼管爲實。其小指實貼名指。空中用力。令到指端。非緊握之說也。握之太緊。力止在管。用而不注毫端。其書必拋筋露骨。枯而且弱。永叔所謂使指運而腕不知。殆解此已。筆既左偃。而中指力鉤。則小指易於入掌。故以虛掌爲難。明小指助名指揭筆。尤宜用力也。大凡名指之力。可與大指等者。則其書未有不工者也。然名指如桅之拒帆。而小指如桅點之助桅。故必小指得勁。而名指之力乃實耳。山子之法。以筆毫平鋪紙上。與小仲始良終乾之說同。然非用仲瞿之法。則不能致此也。蓋筆向左迤後稍偃。是筆

尖著紙卽逆而毫不得不平鋪於紙上矣。石工鐫字。畫右行者。其鐫必向左。驗而類之。則紙猶石也。筆猶鑽也。指如槌也。是故仲瞿之法。足以盡側勒策三勢之妙。而弩趨掠啄磔五勢入鋒之始。皆宜用之。鋒既著紙。卽宜轉換。於畫下行者。管轉向上。畫上行者。管轉向下。畫左行者。管轉向右。是以指得勢而鋒得力。惟小正書。畫形既促。未及換筆。而畫已成。非至精熟。難期合法。故自柳少師以後。遂無復能工此藝者也。始艮終乾者。非指全字。乃一筆中自備八方也。後人作書。皆仰筆尖鋒。鋒尖處巽也。筆仰則鋒在畫之陽。其陰不過副毫濡墨。以成畫形。故至坤則鋒止。佳者僅能完一面耳。惟管定而鋒轉。則逆入平出。而畫之八面無非毫力所達。乃後積畫成字。聚字成篇。過庭有言。一筆成一字之規。一字乃通篇之準者。謂此也。蓋人之腕。本側倚於几。任其勢。則筆端仰左。尖成尖鋒。鋒既尖。則墨之所到。多筆鋒所未到。是過庭所譏。任筆爲體。聚墨成形者。已。以上所述。凡皆以求墨之不溢出於筆也。青立之所謂筆必斷而後起者。卽無轉不折之說也。蓋行草之筆。多環轉。若信筆爲之。則轉卸皆成扁鋒。故須暗中取勢。換轉筆心也。小仲所以憾未能盡側者。謂筆鋒平鋪。則畫滿如側。非尙真側也。漢人分法。無不平滿。中郎見刷牆墜痕。而作飛白。以壘帚鋒平。刷痕滿足。因悟書勢。此可意推矣。古碑皆直牆平底。當時工匠知書。用刀必正下。以傳筆法。後世書學既湮。石工皆用刀尖斜入。雖有晉唐真跡。一經上石。悉成尖鋒。令人不復可見。始艮終乾之妙。故欲見古人面目。斷不可舍斷碑而求彙帖已。余見六朝碑拓。行處皆留。留處皆行。凡橫直平過之處。行處也。古人必逐步頓挫。不使率然徑去。是行處皆留也。轉折挑剔之處。留處也。古人必提鋒暗轉。不肯擲筆使墨旁出。是留處皆行也。頑伯計白當黑之論。卽小仲左右如牝牡相得之意。小仲嘗言近世書鮮

不閱牆操戈者。又言正書惟太傅賀捷表。右軍且極寒。大令十三行。是真蹟。其結構天成。下此則張猛龍足繼大令。龍藏寺足繼右軍。皆於平正通達之中。迷離變化。不可思議。余爲申之。以刁遵志足繼太傅。河南聖教序記。其書右行。從左玩至右。則字字相迎。從右看至左。則筆筆相背。噫。知此斯可與言書矣。

述書下

書藝始於指法。終於行間。前二篇已詳論之。然聚字成篇。積畫成字。故畫有八法。唐韓方明謂八法起於隸字之始。傳於崔子玉。歷鍾王。以至永禪師者。古今學書之機括也。隸字卽今真書。八法者。點爲側。平橫爲勒。直爲努。鉤爲趯。仰橫爲策。長撇爲掠。短撇爲啄。捺爲磔也。以永字八畫而備八藝。故用爲式。唐以後多申明八法之書。然詳言者或不得其要領。約言之又不欲盡泄其祕。余故顯言之。夫作點勢。在篆皆圓筆。在分皆平筆。旣變爲隸。圓平之筆。體勢不相入。故示其法曰側也。平橫爲勒者。言作平橫。必勒其筆。逆鋒落紙。卷毫右行。緩去急迴。蓋勒字之義。強抑力制。愈收愈緊。又分書橫畫多不收鋒。云勒者。示隸畫之必收也。後人爲橫畫。順筆平過。失其法矣。直爲努者。謂作直畫。必筆管逆向上。筆尖亦逆向上。平鋒著紙。盡力下行。有引弩兩端皆逆之勢。故名努也。鉤爲趯者。如人之趯脚。其力初不在脚。猝然引起。而全力遂注脚尖。故鉤末斷不可作飄勢。挫鋒有失趯之義也。仰畫爲策者。如以策策馬。用力在策本。得力在策末。著馬卽起也。後人作仰橫。多尖鋒上拂。是策末未著馬也。又有順壓不復仰卷者。是策旣著馬而未不起。其策不警也。長撇爲掠者。謂用努法。下引左行。而展筆如掠。後人撇端多尖穎斜拂。是當展而反斂。非掠之義。故其字飄浮無力也。短撇爲啄者。如鳥之啄物。銳而且速。亦言其畫行以漸而削。如鳥啄也。捺爲磔

者。勒筆右行。鋪平筆鋒。盡力開散而急發也。後人或尙蘭葉之勢。波盡處猶嫵娜再三。斯可笑矣。字有九宮。九宮者。每字爲方格。外界極肥。格內用細畫界一井字。以均布其點畫也。凡字無論疎密斜正。必有精神挽結之處。是爲字之中宮。然中宮有在實畫。有在虛白。必審其字之精神所注。而安置於格內之中宮。然後以其字之頭目手足分布於旁之八宮。則隨其長短虛實。而上下左右皆相得矣。每三行相並。至九字。又爲大九宮。其中一字卽爲中宮。必須統攝上下四旁之八字。而八字皆有拱揖朝向之勢。逐字移看大小兩中宮。皆得圓滿。則俯仰映帶。奇趣橫出。已九宮之說。始見於宋。蓋以尺寸算字。專爲移縮古帖而說。不知求條理於本字。故自宋以來書家。未有能合九宮者也。兩晉眞書碑版。不傳於世。余以所見北魏南梁之碑數百種。悉心參悟。而得大小兩九宮之法。上推之周秦漢魏兩晉篆分碑版存於世者。則莫不合於此。其爲鍾王專力可知也。世所行賀捷黃庭畫贊洛神等帖。皆無橫格。然每字布勢。奇縱周綴。實合通篇而爲大九宮。如三代鐘鼎文字。其行書如蘭亭玉潤白騎追尋遠吳興外出等帖。魚龍百變。而按以矩矱。不差累黍。降及唐賢。自知才力不及古人。故行書碑版皆有橫格。就中九宮之學。徐會稽李北海張郎中三家爲尤密。傳書俱在潛精按驗。信其不謬也。然而畫法字法。本於筆。成於墨。則墨法尤書藝一大關鍵。已筆實則墨沈。筆飄則墨浮。凡墨色弈然出於紙上。瑩然作紫碧色者。皆不足與言書。必黝然以黑色平紙面。諦視之。紙墨相接之處。彷彿有毛。畫內之墨。中邊相等。而幽光若水紋。徐漾於波發之間。乃爲得之。蓋墨到處皆有筆。筆墨相稱。筆鋒著紙。水卽下注。而筆力足以攝墨。不使旁溢。故墨精皆在紙內。不必眞跡。卽玩石本。亦可辨其墨法之得否耳。嘗見有得筆法而不得墨者矣。未有得墨法而不由於

用筆者也。丞相云：下筆如鷹鵠搏擊。右軍云：每作一點畫，皆懸管掉之，令其鋒開，自然遒麗。侍中云：崔杜鍾張二衛之書，筆力驚絕。梁武帝與隱居評書，以中郎爲筆勢洞達，右軍爲字勢雄強，又取象於龍威虎震，快馬入陣，合觀諸論，則古人蓋未有不尙峻勁者矣。永師之後，虞歐褚陸徐張李田顏柳，各奮才智，大暢宗旨，中更喪亂，傳筆法者，唯明州布衣范的、洛陽少師兩家。范之阿育王碑，行間茂密，楊之大仙帖，畫外峭險，並符前哲。自茲以降，宋之東坡，明之香光，亦臻妙悟。東坡云：我雖不善書，解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香光云：畫中須直，不得輕易偏軟，探厥詞旨，可謂心通八法者矣。若二公肆力九宮，豈必遠後古人乎？是故善學者，道蘇須知其瀾漫，由董須知其凋疎，汰瀾漫則雄逸顯，避凋疎則簡澹真。余年廿六而後學，四十而後知，少小惡札，脫於心而膠於手，精力旣衰，又迫物務，豈望有成。庶幾述其心得，以授子弟，童而習之，或有能繼志以成名者云爾。

歷下筆譚

秦程邈作隸書，漢謂之今文，蓋省篆之環曲以爲易直。世所傳秦漢金石，凡筆近篆而體近真者，皆隸書也。及中郎變隸而作八分，八背也，言其勢左右分布相背然也。魏晉以來，皆傳中郎之法，則又以八分入隸，始成今真書之形，是以六朝至唐，皆稱真書爲隸。自唐人誤以八爲數字，及宋遂并混分隸之名，竊謂大篆多取象形，體勢錯綜，小篆就大篆減爲整齊，隸就小篆減爲平直，分則縱隸體而出，以駿發真，又約分勢而歸於遒麗，相承之故，端的可尋。故隸真雖爲一體，而論結字，則隸爲分源，論用筆，則分爲真本也。西晉分書，孫夫人碑是孔羨法嗣，用筆沈痛不減，而體稍疎雋。太公望碑是乙瑛法嗣，結字宕逸相逼，而

氣加凝整。大率晉人分法。原本鍾梁。尤近隸勢。自北魏以逮唐初。皆宗孫夫人。及會稽晚出。始尚太公望。極於韓史。益趨便媚。分法不古。隸勢因之。晉人隸書。世無傳石。研究二碑。可以意測。蓋中郎立極。梁傳其勢。鍾傳其韻。後遂判爲二派。至近人鄧石如始合二家。以追中郎。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北朝隸書。雖率導源分篆。然皆極意波發。力求跌宕。凡以中郎既往。鍾梁並起。各矜巧妙。門戶益開。踵事增華。窮情盡致。而般若碑。渾穆簡靜。自在滿足。與鄧閣頌。析里橋同法。用意逼近章草。當是西晉人專精。蔡體之書。無一筆闌入山陰。故知爲右軍以前法物。擬其意境。惟有香象渡河已。平原會稽各學之。而得其性之所近。反覆玩味。絕無神奇。但見點畫樸實。八面深穩。更無欠缺處耳。求之彙帖。征西出師頌。大令保母志。可稱一家眷屬。以其絕去作用處相同故也。

絳帖刻桓山頌。獻之銘六字。相傳爲大令書。沈雄宕逸。誠亦希有。然以擬般若碑。則如羅漢具六大神通。及見入定古佛。不免偏袒膜拜耳。穆子容碑。乃其雲礽。

北碑體多旁出。鄭文公碑字獨真正。而篆勢分韻草情畢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畫本石鼓。與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體近易見也。以中明壇題名雲峯山五言驗之。爲中岳先生書無疑。碑稱其才冠祕穎。研圖注篆不虛耳。南朝遺跡。唯鶴銘石闕二種。蕭散駿逸。殊途同歸。而鶴銘剗泐已甚。石闕不過十餘字。又係反刻。此碑字逾千言。其空白之處。乃以摩崖石物。讓字均行。並非剝損。真文苑奇珍也。

刁惠公志最茂密。平原於茂字少理會。會稽於密字書欠工夫。書評謂太傅茂密。右軍雄強。雄則生氣勃發。故能茂強。則神理完足。故能密。是茂密之妙。已概雄強也。

北魏書經石峪大字。雲峯山五言。鄭文公碑。刁惠公志爲一種。皆出乙瑛。有雲鶴海鷗之態。張公清頌。賈使君魏靈藏。楊大眼。始平公。各造像爲一種。皆出孔羨。具龍威虎震之規。李仲璇敬顯。儻別成一種。與右軍致相近。在永師千文之右。或出衛瓘而無可證驗。隋龍藏寺。庶幾紹法。遜其淡遠之神。而體勢更純。齊雋脩羅碑。措畫結體。極意經營。雖以險峻取勝。而波發仍歸蘊藉。北朝書承漢魏。勢率尙扁。此易爲長。漸趨姿媚。已爲率更開山。朱君山碑。用筆尤宕逸。字勢正方整齊。而具變態。其行畫特多偏曲。骨血峻秀。蓋得於秦篆。山谷以箭鋒所直。人馬應弦爲有韻。驗以此書。信爲知言。諫議學之而不盡。遂成平滯一路。濫觴矣。

古人書有定法。隨字形大小爲勢。武定玉佛記。字方小半寸。刁惠公朱君山。字方大半寸。張猛龍等碑。字方寸。鄭文公中明壇。字方二寸。各碑額雲峯山詩。瘞鶴銘。侍中石闕。字方四五寸。雲峯岨。嶺兩山刻經。字皆方尺。泰山刻經。字方尺七八寸。書體雖殊。而大小相等。則法出一轍。至書碑題額。本出一手。大小旣殊。則筆法頓異。後人目爲彙帖所隄。於是有黃庭樂毅。展爲方丈之謬說。此自唐以來。勝署字。遂無可觀者也。

北朝人書。落筆峻而結體莊。和行墨澀而取勢排宕。萬毫齊力。故能峻。五指齊力。故能澀。分隸相通之故。原不闕乎迹象。長史之觀於擔夫爭道。東坡之喻以上水撐船。皆悟到此間也。

用筆之法。見於畫之兩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斷不可企及者。則在畫之中截。蓋兩端出入操縱之故。尙有迹象可尋。其中截之所以豐而不怯。實而不空者。非骨勢洞達。不能倖致。更有以兩端雄肆。而彌使

中截空怯者。試取古帖橫直畫。蒙其兩端。而玩其中截。則人人共見矣。中實之妙。武德以後。遂難言之。近人鄧石如書。中截無不圓滿適麗。其次劉文清中截。近左處。亦能潔淨充足。此外則並未夢見。古今書訣。俱未及此。惟思白有筆畫中須直。不得輕易偏軟之說。雖非道出真際。知識固自不同。其跋杜牧之張好。好詩云。大有六朝風韻者。蓋亦賞其中截有豐實處在也。

北碑畫勢甚長。雖短如黍米。細如纖毫。而出入收放。偃仰向背。避就朝揖之法。備具。起筆處順入者。無缺鋒。逆入者無漲墨。每折必潔淨。作點尤精深。是以雍容寬綽。無畫不長。後人着意留筆。則駐鋒折穎之處。墨多外溢。未及備法。而畫已成。故舉止勿遽。界恆苦促。畫恆苦短。雖以平原雄傑。未免斯病。至於作勢。裹鋒。斂墨入內。以求條鬯手足。則一畫既不完善。數畫更不變化。意恆傷淺。勢恆傷薄。得此失彼。殆非自主。山谷謂征西出師頌筆短意長。同此妙悟。然渠必見真迹。故有是契。若求之彙帖。卽北宋棗本。不能傳此神解。境無所觸。識且不及。况云實證耶。

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變態。唐人書無定勢。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

十三跋是偽物。子昂雖陋。未必至是。然今世盛行其說。受病最深處。無如陳隋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二語。五百年來佳子弟。多爲所誤。夫千人曰俊。君子正衣冠。尊瞻視。儼然可畏。所以爲有俊氣也。豈必齟笑。備妝作失行婦人狀哉。永叔曰。書至梁陳之際。而工極。余嘗歎爲知言。惜南朝禁立碑。墓志出土。惟保母一種。而原甄又亡。幸有始興王碑。剝蝕之餘。尙可以證前說之謬妄。思白但於彙帖求六朝。故自言廿年學魏晉無入處。及學宋人。乃得真解。蓋彙帖皆宋人所摹。回不如宋人自書之機神完足也。近人王澐

謂江南足拓。不如河北斷碑。亦爲有見地者。

唐人草法。推張長史。錢醉僧。楊少師三家。長史書源虞陸。故醉僧以爲洛下遇顏尚書。自言受筆於長史。聞斯八法。若有所得。世所傳肚痛春草。東明秋寒諸帖。皆非真迹。惟千文殘本二百餘字。伏如虎臥。起如龍跳。頓如山峙。挫如泉流。上接永興。下開魯郡。是爲草隸。醉僧所傳大小千文。亦是僞物。惟聖母律公。導源篆籀。渾雄鷲健。是爲草篆。少師韭花起居法。皆出仿寫。至大仙帖。逆入平出。步步峴強。有猿騰蠖屈之勢。周隋分書之一變。是爲草分。其餘如屏風書譜。絕交諸帖。雖俱托體山陰。止成蕩行而已。

自唐迄明。書有門戶者。廿人。爰爲續評。永興如白鶴翔雲。人仰丹頂。河南如孔雀皈依。花散金屏。王知敬如振鷺集。而有容柳誠懸。如關雎摯。而有別薛少保。如雛鵠具千里之志。鍾紹京如新鷺於百疇之聲。率更如虎餓而愈健。北海如熊肥而更捷。平原如耕牛穩實而利民用。會稽如戰馬雄肆而解人意。景度如倣羸強韁。布武緊密。范的如明駝舒步。舉止軒昂。玉局如丙吉問牛。能持大體。端明如子陽據蜀。徒飾鑿與山谷。如梁武寫經。心儀利益。海岳如張湯執法。比用重輕。子昂如挾瑟燕姬。矜寵善狎。伯幾如負暄野老。嘈雜不辭。京兆如戎人呀布。不知麻性。宗伯如龍女參禪。欲證男果。

後附四則

樅陽門三大字。在安徽省城南門。字徑二尺許。雍容揖讓。是山陰家法。唯門字右直稍挺腹。不敢徑指爲右軍書耳。趙州城內。永興所書攀龍鱗附鳳翼六大字。尺寸與樅陽門相當。比之則脚忙手亂。局促窘迫。不自賴矣。庾亮持江西節。右軍爲其從事。或庾自書。或使王書。時右軍年少。書勢或稍加作用。未可知也。

然斷非永師以下所能至矣。

天監井欄在茅山可辨者尙有數十字。字勢一同瘞鶴銘。其字同者則筆法結法悉同。可證鶴銘爲隱居書。而逋翁清臣之說廢已。

杭州龔定庵藏宋拓八關齊七十二字。一見疑爲鶴銘。始知古人鶴銘極似顏書之說有故。

蕪州城內有太白書觀音之閣四大字。字徑七八尺。整暇有永興風。唯筆勢稍拋鬆耳。然較逍遙樓顏書相去不可數計。

與金壇段鶴臺玉立明經論書次東坡韻

昔吾語文筆於中必有我。蜜成花不見。持以論書可。錯綜理相安。避就形時楸。常能伏紙驕。始得見筆娜。轉換心如旋。駿發勢每頗。攝水墨無溢。開鋒毫不裹。鋒毫辨微芒。水墨分纖縻。嗜此二十年。長者力先荷。聞聲震合弦。譬巧知扣筈。只今兩少師。傳書苦不夥。變法心何雄。涉險氣振惰。俗學貪速成。錦鞵被驚跛。步顏擁肥姬。趨歐牽病騾。若謂吾言非。試與訊江左。花之精浮而爲蠶。蠶中亦無花。迹乃醜之草。只今八句言。探之車。凡作書無論何體。必須筋骨血肉備具。筋者筆之所爲。骨者筆之所歸。於運指大矣。能揭管則鋒自開。名指能拒管則副毫自平。鋒開毫平而墨自不溢。出筆外水行墨中。要歸於不遺。調矣。王侍中傳右軍之訣云。萬毫齊力。予嘗申之曰。五指齊力。蓋指力有偏重。則毫力必不齊也。柳誠懸揚景度兩少師。皆神明於指法。故一變江左書勢。而江左書意反賴以傳。但知之者罕矣。

附旌德姚配中仲虞和作

書學緘祕多。啓籥恃有我。我氣果浩然。大小靡不可。使轉貫初終。形體隨偏楸。如松對月閑。如柳迎風

娜。書之大局。以氣為主。使轉所以行氣。氣得
 筋血則形體隨之。無不如此。古人之氣。祕開矣。請言使轉方。按提平且頗。注墨枯還榮。展毫糾異裏。字有
 以平頗。是為較轉。方則平頗。出以按提。是為翻轉。知絞翻。則墨自枯。而毫自不裏矣。此使轉之真也。
 古人也。尤有空盤紆與草爭。少麼草原一脈承。真亦千鈞荷。真草同原。而異派。真用盤紆于實。其行也緩。有
 氣可觀。唯鋒俱一脈相承。無間露力。必通身。真自變歐褚。抽挈同發。箭門戶較易尋。授受轉難夥。有
 俱到不論。唯鋒俱一脈相承。無間露力。必通身。真自變歐褚。抽挈同發。箭門戶較易尋。授受轉難夥。有
 方圓本自。分速遲盤紆。則用神草真之機。合矣。則滯而成。繞圓不知絞。則痺而為痿。河南用較多。愧余
 行以抽筆。渤海用翻多。行以掣筆。抽用按提。掣用平頗。兩家之所以分也。歐褚合則宛然。舊觀矣。愧余

玩索頻徒戒臨摹惰行之雖有時至焉每苦跋先路道懇勸遵途騁駿賦旨哉雙楫篇後塵附諸左

論書十二絕句有序

書道以用筆為主。然明於源流所自。則筆法因之。故紀漢世以來。迄於近今。宗派脈絡。次為韻語。其人所共見。而名實復副者。概從略焉。己卯季秋。書於歷下西司公廡。

程隸原因李篆生。蔡分展足始縱橫。更依分勢成今隸。不辨真源漫證盟。

說詳筆譚。自真隸名別。而古人筆法始失。

中郎派別有鍾梁。茂密雄強正雁行。底事千文傳祖法。頓教分隸意參商。

鍾之乙瑛。梁之孔羨。北朝隸石。恪守兩宗。至隸不本分。草不本篆。實濫觴於真草千文。其自題曰真書。

蓋亦有意變古也。

呂望翮仙接乙瑛。峻嚴孔羨毓任城。歐徐倒置滋流弊。具體還應溯巨卿。

西晉分書。有太公望任城太守孫夫人二碑。雖峻逸殊科。而皆曲折頓宕。姿致天成。至率更法任城會

稽法呂望。惟於波發注意。其牽引環轉處。多行以今隸之法。中郎洞達之風息已。

朱揚張賈是梁宗。渤海榮陽勢紹鍾。更有貞珉鐫般若。便齊李蔡起三峯。

榮陽鄭羲渤海刁。遵朱義章楊大眼。張猛龍賈思伯。皆北魏碑般若碑字方二寸。三百言尙完好。無時代年月書勢敦厚。渾雄予臆定爲西晉人書。實古今第一真書石本也。從來大字苦拘攣。岱麓江崖若比肩。多謝雲封經石峪。不教山谷盡書禪。

泰山經石峪大字。完好者不下二百。與焦山鶴銘相近。而淵穆時或過之。

梁武平書致有神。一言常使見全身。雲峯山下摩殘碣。嘯樹低腰認未真。

鄭文公季子道昭。自稱中岳先生。有雲峯山五言及題名十餘處。字勢巧妙俊麗。近南朝郗超。謝萬常疑其父墓下碑。經石峪大字。刁惠公誌。出其手也。

中正冲和龍藏碑。擅場或出永禪師。山陰面目迷梨棗。誰見匡廬霧霽時。

隋龍藏寺。出魏李仲璇敬顯雋兩碑。而加純淨。左規右矩。近千文。而雅健過之。書平謂右軍字勢雄強。此其庶幾。若如閣帖所刻。絕不見雄強之妙。卽定武蘭亭亦未稱也。

伯英遺篆爲狂草。長史偏從隸勢來。八法幸窺龍虎氣。東明春草總成灰。

伯英變章爲草。歷大令而至伯高。始能窮奇盡勢。然唯千文二百餘字是真跡。他帖皆趙宋以後俗手所爲。余玩千文。而悟伯高爲草隸。藏真爲草篆。景度爲草分。雖同出伯英。得筆各有原本。然征西風流。遂爾邈絕。此大令所爲歎章草宏逸也。

三唐試判俗書胚。習氣原從褚氏開。竟頌只今留片石。猶無塵染筆端來。先任城公竟公頌。駿和兼至。唐石本之恪守古法者。

巨川官告是書雄。健舉沈追勢並工。悟入指尖有鑪冶。轉毫猶憾墨痕豐。

謂會稽本唐帖。真書之善自變者。行書則蘭亭題句。同此妙悟。

洛陽草勢通分勢。以側爲雄曲作渾。董力蘇資縱奇絕。問津須是到河源。

東坡香光俱得力於景度。然東坡謂其雄傑有顏柳之遺。香光謂其以險絕爲奇。破方爲圓。削繁成簡。是猶未見彼結胎入悟處也。

無端天遣懷寧老。上蔡中郎合繼聲。一任劉姚誇絕詣。偏師爭與撼長城。

諸城劉文清相國少習香光。壯遷坡老。七十以後。潛心北朝碑版。雖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興學識。超然塵外。桐城姚惜抱京堂。晚而工書。專精大令。爲方寸行草。宕逸而不空怯。時出華亭之外。其半寸以內。真書潔淨而能恣肆。多所自得。懷寧布衣鄧石如。頑伯篆隸分真狂草。五體兼工。一點一畫。若奮若搏。蓋自武德以後。問氣所鍾。百年來書學能自樹立者。莫或與參。非一時一州之所得專美也。

國朝書品

平和簡靜。逾麗天成。曰神品。

醞釀無迹。橫直相安。曰妙品。

逐迹窮源。思力交至。曰能品。

楚調自歌。不謬風雅。曰逸品。
墨守迹象。雅有門庭。曰佳品。

右爲品五。妙品以降。各分上下。共爲九等。能者二等。仰接先民。俯撥來學。積力既深。或臻神妙。逸取天趣。味從卷軸。若能以古爲師。便不外於妙道。佳品諸君。雖心悟無聞。而其則不失。攻苦之效。未可泯沒。至於狂怪軟媚。並係俗書。縱負時名。難入真鑑。庶使雅俗殊途。指歸不昧。其人皆以既往爲斷。就所見而條別之。同等則紹以世序。爲其後先。道光四年正月望日。涇包世臣慎伯甫編次。

神品一人

鄧石如隸及篆書。

妙品上一人

鄧石如分及真書。

妙品下二人

劉墉小真書。

姚鼐行草書。

能品上七人

釋邱山真及行書。

宋珏分及榜書。

傅山草書。

姜宸英行書。

鄧石如草書。

劉墉榜書。

黃乙生行勝書。

能品下二十三人

王鐸草書。

笄重光行書。

趙潤草勝書。

劉紹庭草勝書。

翟賜履草書。

周於禮行書。

翁方綱行書。

巴慰祖分書。

張惠言篆書。

劉墉行書。

錢伯垌行及勝書。

黃乙生小真行書。

逸品上十五人

顧炎武正書。

周亮工草書。

吳大來草書。

張照行書。

吳襄行書。

王澐行書。

梁繼真及行書。

于令泐行書。

顧光旭行書。

王文治方寸真書。

汪庭桂分書。

陳希祖行書。

蕭雲從行書。

釋雪浪行書。

高其佩行書。

程邃行書。

金農分書。

袁枚行書。

朱珪真書。

宋鎔行書。

逸品下十六人

王時敏行及分書。

程京蓀行書。

趙青蔡真及行書。

程瑤田小真書。

汪中行書。

陳淮行書。

程世淳行書。

伊秉綬行書。

鄭篋分及行書。

陳洪綬行書。

紀映鐘行書。

張鵬翀行書。

朱筠稿書。

鄧石如行書。

朱彝尊分及行書。

釋道濟行書。

錢載行書。

巴慰祖行書。

畢涵行書。

姚鼐小真書。

李天澂行書。

張桂巖行書。

佳品上二十二入

沈荃真書。

王鴻緒行書。

先著行書。

查士標行書。

汪士鋌真書。

何焯小真書。

陳奕禧行書。

陳鵬年行書。

徐良行書。

蔣衡真書。

于振行書。

趙知希草書。

孔繼涑行書。

嵇璜真書。

錢澧行書。

桂馥分書。

翁方綱小真書。

張燕昌小真書。

康基田行書。

錢坫篆書。

谷際岐行書。

洪梧小真書。

佳品下十人

鄭來行書。

林佶小真書。

方觀承行書。

董邦達行書。

華岳行書。

秦大士行書。

高方小真書。

金榜真書。

吳俊行書。

陳崇本小真書。

九品共九十七人重疊見者六人。實九十一人。又在都下前門西猪市口堆子前路北。見火鑿店櫃上。立招牌兩塊。有只此一家言無二價八字。字徑七寸。墨書白粉版。版裂如蛇跗。其書優入妙品。詢之不得主名。附記於此。

道光廿四年重錄增能品上一人。張琦真行及分書。能品下三人。于書佃行書。段玉立小真及草書。吳德旋行書。佳品上六人。吳育篆及行書。方履錢分書。梅植之行書。朱昂之行書。李兆洛行書。徐準宜真書。

答熙載九問

問自來論真書。以不失篆分遺意爲上。前人實之以筆畫近似者。而先生駁之。信矣。究竟篆分遺意。寓於真書。從何處見。

篆書之圓勁滿足。以鋒直行於畫中也。分書之駿發滿足。以毫平鋪於紙上也。真書能斂墨入毫。使鋒不側者。篆意也。能以鋒攝墨。使毫不裹者。分意也。有漲墨而篆意湮。有側筆而分意漓。誠懸景度以後。遂滔滔不可止矣。

問先生常言草書自有法。非字體之說也。究竟何者爲草法。

書譜云。真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性情。草以使轉爲形質。點畫爲性情。是真能傳草法者。世人知真書之

妙在使轉。而不知草書之妙在點畫。此草法所爲不傳也。大令草常一筆環轉。如火箸翻灰不見起止。然精心探玩。其環轉處。悉具起伏頓挫。皆成點畫之勢。由其筆力精熟。故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形質成而性情見。所謂畫變起伏。點殊颯挫。導之泉注。頓之山安也。後人作草。心中之部分。既無定則。毫端之轉換。又復鹵莽。任筆爲體。脚忙手亂。形質尙不備具。更何從說到性情乎。蓋必點畫寓使轉之中。卽性情發形質之內。望其體勢。肆逸飄忽。幾不復可辨識。而節節換筆。筆心皆行畫中。與真書無異。過庭所爲言張不真。而點畫狼籍。指出楷式。抉破窳奧也。至謂鍾不草而使轉縱橫。此語并傳盡真法。蓋端莊平直真勢也。古人一點一畫。皆使鋒轉筆以成之。非至起止掣曳之處。乃用使轉縱橫者。無處不達之謂也。盤紆跳蕩。草勢也。古人一牽一連。筆皆旋轉。正心著紙。無一黍米倒塌處。狼籍者。觸目悉是之謂也。草法不傳。實由真法之不傳。真草同源。只是運指換筆。真則人人共習。而習焉不察。草則習之者少。故謂草法不傳耳。然草書部分。亦是一大事。晉書所謂殺字甚安。是專言結構。不力究此義。所以日趨狂怪。繚繞而不可止也。草故有法。然豈有別法哉。千年黑洞。今始鑿出一線天。然工力互有深淺。吳郡所爲。嘆右軍博涉多優也。抑余有更爲吳郡進一解者。書之形質。如人之五官四體。書之情性。如人之作止語默。必如相人書所謂五官成。四體稱。乃可謂之形質完善。非是則爲缺陷。必如禮經所謂九容。乃得性情之正。非是則爲邪僻。故真書以平和爲上。而駿宕次之。草書以簡靜爲上。而雄肆次之。是故有形質而無情性。則不得爲人情性。乖戾。又烏得爲人乎。明乎此而自力不勸。古人未嘗不可企及耳。

問先生常言左右牝牡相得。而近又改言氣滿。究竟其法。是一是二。

作者一法。觀者兩法。左右牝牡。固是精神中事。然尚有形勢可言。氣滿則離形勢而專說精神。故有左右牝牡皆相得。而氣尙不滿者。氣滿則左右牝牡自無不相得者矣。言左右必有中。中如川之泓。左右之水皆攝於泓。若氣滿則是來源極旺。滿河走溜。不分中邊。一目所及。更無少欠闕處。然非先從左右牝牡用功力。豈能倖致氣滿哉。氣滿如大力人精通拳勢。無心防備。而四面有犯者。無不應之裕如也。

問吳興言結字因時相沿。用筆千古不易。陳隋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華亭云。古人以章法爲一大事。嘗見襄陽西園記。端若引繩。此非必有迹象。乃平日留心章法故耳。二說孰優。趙董二說皆陋。結字本於用筆。古人用筆。悉是峻落反收。則結字自然奇縱。若以吳興平順之筆。而運山陰矯變之勢。則不成字矣。分行布白。非停勻之說也。若以端若引繩爲深於章法。此則史匠之能事耳。故結體以右軍爲至奇。祕閣所刻之黃庭。南唐所刻之畫贊。一望唯見其氣充滿而勢俊逸。逐字逐畫。衡以近世體勢。幾不辨爲何字。蓋其筆力驚絕。能使點畫蕩漾空際。迴互成趣。大令十三行稍次之。曹娥碑俊朗殊甚。而結字序畫。漸開後人勻稱門戶。當是右軍誓墓後。代筆人所爲。或出羊侍中。而後人以爲王體。誤收右軍帖中耳。樂毅論各本。皆是唐人自書。非出摹拓。只爲體勢之平。實由筆勢之近。北碑以清頌碑。玉佛記爲最奇。然較十三行已爲平近。無論贊畫黃庭也。內帖經縱勢取姿。可謂有韻。然序畫雅無奇趣。鶴銘神理。正同內景。以爲右軍書者。皆非景見。匡廬真相者也。降至王侍中。用筆漸平。而結字益實。蓋二王以前之書。無論真行能。中所無。不能撮合偏旁。自創一字。以參其間。侍中以下。則漸可以後人體勢入之。而不嫌矣。草書唯皇象索靖。筆鼓盪而勢峻密。殆右軍所不及。伯英諸帖。大都是大令書。聖於狂草。空

前絕後。只是行以篆法。下筆如鷹鷂搏擊。逾而不徧。疎而不凋。雖經挪行。尙可想所向無空闊之意態也。問前人言小字如大字。褚遂良以後。經生祖述。亦有能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題署如細字。跌宕自在。唯米襄陽近之。斯語是否。

小字如大字。以言用法之備。取勢之遠耳。河南徧體珠玉。頗有行步媚疊之意。未足爲小字如大字也。大字如小字。以形容其雍容俯仰。不爲空闊所震懾耳。襄陽側媚跳盪。專以救應藏身。志在束濕。而時時有收拾不及處。正是力弱膽怯。何能大字如小字乎。小字如大字。必也黃庭曠蕩處。直任萬馬奔騰。而藩籬完固。有率然之勢。大字如小字。唯鶴銘之如意。指揮經石峪之頓挫安詳。斯足當之。

問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先生每舉此語。以示學者。而細玩古帖。頗不盡然。卽觀先生作字。又多直來直去。二法是同是異。

學書如學拳。學拳者。身法步法手法。扭筋對骨。出手起脚。必極筋所能至。使之內氣通而外勁出。予所以謂臨摹古帖。筆畫地步。必比帖肥長過半。乃能盡其勢。而傳其意者也。至學拳已成。真氣養足。其骨節節可轉。其筋條條皆直。雖對強敵。可以一指取之。於分寸之間。若無事者。書家自運之道。亦如是矣。蓋其直來直去。已備過折收縮之用。觀者見其落筆如飛。不復察筆先之故。卽書者亦不自覺也。若逕以直來直去爲法。不從事於支積節累。則大謬矣。

問勻淨無過。吳興上下直如貫珠。而勢不相承。左右齊如飛雁。而意不相顧。何耶。吳興書筆。專用平順。一點一畫。一字一行。排次頂接而成。古帖字體。大小頗有相逕庭者。如老翁攜幼孫。

行長短參差。而情意真摯。痛癢相關。吳興書。則如市人入隘巷。魚貫徐行。而爭先競後之色。人人見面。安能使上下左右空白有字哉。其所以盛行數百年者。徒以便經生胥史故耳。然竟不能廢者。以其筆雖平順。而來去出入處。皆有曲折停蓄。其後學吳興者。雖極似。而曲折停蓄不存。惟求勻淨。是以一時雖爲經生胥史所宗尚。不旋踵而煙銷火滅也。

問華亭言學少師大仙帖。得其破方爲圓。削繁成簡之妙。先生嘗是其言。再三尋討。不得其故。

香光論書。以此二語爲最精。從過庭泯規矩於方圓。遁鉤繩之曲直。悟入非果得於學大仙帖也。此以香光所詣而知之。至大仙帖。卽今傳新步虛詞。望之如狂草。不辨一字。細心求之。則真行相參耳。以真行聯綴成册。而使人望爲狂草。此其破削之神也。蓋少師結字。善移部位。自二王以至顏柳之舊勢。皆以展盛變之。故按其點畫如真行。而相其氣勢。則狂草山谷云。世人盡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洛陽楊風子。下筆便到烏絲闌。言其變盡蘭亭面目。而獨得神理也。蘭亭神理。在似奇反正。若斷還連八字。是一望宜人。而究其結字序畫之故。則奇怪幻化。不可方物。此可以均天下國家。可以辭爵祿。可以蹈白刃之中庸。而非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之中庸也。少師則反其道而用之。正如尼山之用狂狷。書至唐季。非詭異卽軟媚。軟媚如鄉愿。詭異如素隱。非少師之險絕。斷無以挽其頽波。真是由狷入狂。復以狂用狷者。狂狷所爲可用。其要歸固不悖於中行也。

問先生嘗云。道蘇須汰瀾漫。由董宜避凋疎。瀾漫凋疎。章法中事乎。筆法中事乎。汰之避之。從何處著手。

瀾漫凋疎。見於章法。而源於筆法。花到十分名瀾漫者。菁華內竭而顏色外褪也。草木秋深葉凋而枝疎者。以生意內凝而生氣外散也。書之瀾漫。由於力弱。筆不能攝墨。指不能伏筆。任意出之。故瀾漫之弊。至幅後尤甚。凋疎由於氣怯。筆力盡於畫中。結法止於字內。矜心持之。故凋疎之態。在幅首尤甚。汰之避之。唯在練筆。筆中實。則積成字。累成行。綴成幅。而氣皆滿。氣滿則二弊去矣。寶晉齋辭中令書。畫瘦行寬。而不凋疎者。氣滿也。戲鴻堂摘句蘭亭詩。張好好詩。結法率易。格致散亂。而不瀾漫者。氣滿也。氣滿由於中實。中實由於指勁。此詣甚難。至然不可不知也。

答三子問

修存問先生。薄吳郡書。而常舉其言爲學者法。其所謂察之尙精。擬之貴似。先察後擬者。將毋必能察。而後能擬耶。敢問古帖真僞優劣。如何能精其察。

書道妙在性情。能在形質。然性情得於心。而難名。形質當於目。而有據。故擬與察。皆形質中事也。古帖之異於後人者。在善用曲。開本所載張華王導庾亮王廙諸書。其行畫無有一黍米許而不曲者。右軍已爲稍直。子敬又加甚焉。至永師則非使轉處。不復見用曲之妙矣。嘗謂人之一身。曾無分寸平直處。大山之麓。多直出。然步之則措足皆曲。若積土爲峯巒。雖略具起伏之狀。而其氣皆直。爲川者。必使之曲。而循岸終見其直。若天成之長江大河。一望數百里。瞭之如弦。然揚帆中流。曾不見有直波。少溫自矜其書。於山川得流峙之形者。殆謂此也。曾憶相人書有曰。眉要曲。兮不要直。曲直。愚人不得知。曲直之說。至顯。而以爲愚人不知。則其理正通於書。故米趙之書。雖使轉處。其筆皆直。而山陰僞跡。多出兩家。非明於曲直之

故惡能一目辨。哲哉。秦漢六朝傳碑不甚磨泐者。皆具此意。彙帖得此秘密。所見唯南唐祖刻數種。其次則棗版開本。北宋蔡氏南宋賈氏所刻。已多參以己意。明之文氏王氏董氏陳氏。幾於形質無存。况言性情耶。然能辨曲直。則可以意求之。有形質無形質之間。而窺見古人真際也。曲直之粗跡。在柔潤與硬燥。凡人物之生也。必柔而潤。其死也。必硬而燥。草木亦然。柔潤則肥瘦皆圓。硬燥則長短皆扁。是故曲直在性情。而達於形質。圓扁在形質。而本於性情。唐賢真書。以渤海爲最整。河南爲最暇。然其飛翔跳盪。不殊草勢。筋搖骨轉。牽掣玲瓏。實有不草而使轉縱橫之妙。凡以其用筆較江左爲直。而視後來則猶甚曲之故也。能以是察。則近於精矣。

蘊生問先生言察古帖之術。微妙至不可遁。自宋至明。真跡流傳者。真僞尤雜。仍用是以察乎。抑別有術乎。

太傅嘔血以求中郎筆訣。逸少仿鍾書勝於自運。子敬少時學右軍代筆人書。可見萬古名家。無不由積學醞釀而得。雖在體勢既成。自關門戶。而意態流露。其得力之處。必有見端。趙宋以來。知名十數。無論東坡之雄肆。漫士之精熟。思白之秀逸。師法具有本末。卽吳興用意結體。全以王士則李寶成碑爲枕中祕。而晉唐諸家。亦時出其腕下。至於作僞射利之徒。則專取時尚之一家。畫依字撫。力求貌似。斷不能追蹤導源。以求合於形骸之外。故凡得名跡。一望而知爲何家者。字字察其用筆結體之故。或取晉意。或守唐法。而通篇意氣歸於本家者。真跡也。一望知爲何家之書。細求以本家所習前人法而不見者。仿書也。以此察之。百不失一。

震伯問善哉先生之言察也。敢問擬其術從何始。於何終。

始如選藥立方。終如集腋成裘。立方必定君藥。以主症爲裘。必儷毛色。以飾觀。斯其大都也。學者有志學書。先宜擇唐人字勢。凝重鋒芒。出入有跡。象者數十字。多至百言。習之用。油紙悉心摹出。一本。次用紙蓋所摹。油紙上張帖。臨寫不遑。漲墨不辭。用筆根勁。紙下有本。以節度其手。則可以目導心追。取帖上點畫。起止肥瘦之跡。以後逐本遞奪。見與帖不似處。隨手更換。可以漸得古人迴互避就之故。約以百過。意體皆熟。乃離本展大加倍。盡己力以取其回鋒抽掣盤紆環結之巧。又時時閉目凝神。將所習之字。收小如蠅頭。放大如榜署。以驗之。皆如在觀。乃爲真熟。故字斷不可多也。然後進求北碑。習之如前法。以堅其骨勢。然後縱臨所習之全帖。漸遍諸家。以博其體勢。閑其變態。乃由真入行。先以前法習褚蘭亭肥本。筆能隨指環轉。乃入閣帖。唯爭座位至易滑手。一入方便門。難爲出路。要之每習一帖。必使筆法章法透入肝膈。每換後帖。又必使心中如無前帖。積力既久。習過諸家之形質性情。無不奔會腕下。雖曰與古爲徒。實則自懷杼軸矣。唯草書至難。先以前法習永師千文。次征西月儀二帖。宜遍熟其文。乃縱臨張伯英二王。以及伯高殘本千文。務以不真而點畫狼籍。一語爲宗。則擬之道得也。善夫吳郡之言乎。背羲獻而無失。違鍾張而尙工。是擬雖貴似。而歸於不似也。然擬進一分。則察亦進一分。先能察而後能擬。擬既精而察益精。終身由之。殆未有止境矣。

論書二

書譜云。羲之入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書易其處。私爲不惡。羲之自都返。見曰。吾去時。真大醉也。敬乃內慙。又言謝安素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安。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敬深以爲恨。之二說者。不知所自出。大約俗傳非事實。按右軍癸亥生。常西晉惠帝太安二年。至甲辰生。大令爲東晉康帝建元二年。至穆帝永和九年。大令年十歲。會蘭亭。尚不能成詩。永和十一年春。右軍辭官。誓慕居會稽。是後斷無入都理。是右軍入都。至遲亦永和十年。大令年始十一。焉得有拭除父書而別作之事乎。謝安長於大令二十四歲。大令始仕。係爲安衛軍長史。太元中建太極殿。安欲大令書其榜。爲百世光。卒以難言而不。敢逼。是其極重大令。又焉得不存錄大令佳書。題後答之之事。况安爲大令父執。己又係其故吏。卽不存錄其書。又何至深恨耶。大令臨命時。自言唯念及辭。鄰氏婚事。深爲疚心。則其他行檢。無瑕可知。且南朝深重禮教。東山絲竹。尙貽譏議。以靈寶之悖逆。聞呼溫酒。遂伏地流涕。不可止。况自稱勝父。如虔禮所。述乎。恣意汗。纓。是不可以不辨。至玉潤帖。世皆署爲右軍。以予審之。實臨海太守凝之書也。右軍卒於辛酉。常穆帝升平五年。大令年十八。升平三四年間。右軍致周益州書。有唯一小者。尙未婚。過此一婚。便得至彼之言。未婚之小者。卽斥大令。前此升平一年。旦夕都邑帖。止言無奔外住。仁祖日往。尙不及蜀中山川諸奇。嗣有省足下別疏。及年政七十二帖。始訂遊目。汶領蛾眉之約。最後乃言待小者婚。乃能至彼。七十帖有云。吾年垂耳順。其時想已五十七八。故知是升平三四年間書也。不一二年。右軍遂厭世。焉得見大令之小女玉潤。且言發癩。痲疾少有差耶。臨海奉五斗米最虔。帖稱家長。是固兄之稱耳。其書視右軍差斂。而姿態遠遜。又其辭愚慙。非臨海不至是也。若保母帖。乃越僧得之。以五百金賣與韓侂胄者。書必出

大令。或其時大令書尙多。集字精刻。以詭侷胃。未可知也。右軍卒辛酉年五十九。至哀帝興寧三年乙丑。右軍僅六十三。而李氏顧七十。是長於右軍七歲。右軍七兒一女。皆那夫人生。帖言同生。則自有妾媵。然東牀坦腹。右軍尙少。焉得有妾。反長於婿至七歲之多耶。

跋榮郡王臨快雪內景二帖

古人論眞行書。率以不失篆分意爲上。後人求其說而不得。至以直點斜拂形似者當之。是古碑斷壤。彙帖障目。筆法之不傳久矣。南唐祖本。字內罕覩。潭絳大觀寶晉諸刻。具體宋人。停雲鬱岡。悉成趙法。卽華亭力排吳興。而戲鴻不乏趙意。良由勝國盛行趙書。摹鑄路熟。雖從眞跡上石。而六朝筆妙。已不可見。加華亭選帖之時。甫逾強仕。字尙無筆。鑿復有舛。故早燥帖虎兒書。告濶朗帖東山帖。謝莊詩帖。離騷經文。皇哀冊皆中岳書。先墓帖中唐人書。黃耆帖景德書。思想帖秋深不審帖。皆吳興書。樂志論帝京篇皆僞書。悉令竄入。其眞蹟。唯出師頌保母志南庫本十三行。朱巨川告身祭姪文。劉中使新步虛詞。尙可以意推見。雙鉤懸墜。指實掌虛之妙。爲足重耳。大凡六朝相傳筆法。起處無尖鋒。亦無駐痕。收處無缺筆。亦無挫鋒。此所謂不失篆分遺意者。虞歐褚陸李徐顏柳范楊。字勢百變。而此法無改。宋賢唯東坡實具神解。中岳一出。別啓旁門。吳興繼起。古道遂湮。華亭晚而得筆。不著言詮。近世諸城相國。祖述華亭。又從山谷筆短意長一語悟入。窺破祕旨。雖復結構傷巧。較華亭遜其逾逸。而入鋒潔淨。時或過之。蓋山東多北魏碑。能見六朝眞相。此諸城之所以或過華亭也。今觀榮邸書。雖撫戲鴻木本。而筆勢逆入平出。江左風流。儼然若接。不受氈墨之愚。可謂諸城而後。再逢通識者已。鐵香得之。裝池見示。故欣忭而記之。同觀者張

翰風彥惟竹林容瀾止來止昆玉徐仲平魏會容葉東卿方彥聞胡蘇門

書臨平原祭姪稿後

平原三稿以祭姪文爲最奇縱。定是真跡。然考祿山以天寶十三載十一月甲子舉兵。未出范陽。卽命安志忠將精兵守土門。以遏西兵東下之路。及祿山至藁城。常山與其長史袁履謙出迎。祿山大喜。加以金紫。使仍守故治。兼轄附近諸軍。改命蔣欽湊率曳落河百人團練兵七千守土門。屬常山統轄。常山以十二月丙午。定起義之謀。假祿山命。召欽湊至郡受犒。日暮抵城外。常山命暫就傳舍。遣屬載酒召妓醉而斬之。盡殺曳落河。而散土門之衆。丁未。祿山遣徵兵幽州之高邈。自幽州返南至郡。常山又遣屬計擒之。少頃。郡南報何千年自東都來。已入境。常山遣迎於驛。千年已聞邈被擒。指揮從騎鬪皆死。因擒千年。河北從風反正者十七郡。常山遣其子泉明送欽湊首。並邈。千年至長安。至太原。同行之張通幽說太原尹王承業留泉明更其表。別遣送都。沒常山之功。及太原陷。泉明被擄。囚於范陽。先是祿山命互更諸郡守。饒陽太守盧全誠一名皓不受代。祿山命張獻誠將五郡兵圍四十餘日。及聞常山兵起。欽湊等被擒。解圍遁去。又祿山所命景城守。爲縣尉賈載穆寧誅死。祿山自東都命史思明攻之。思明兵至景。遣人說穆尉。穆立斬之。共推平原爲盟主。平原遣常山之甥盧邈詣常山。約同起義。祿山聞常山兵起。欲歸自攻之。時已定十四載上日。稱帝東都之議。因遣蔡希德自河內將萬人擊常山。思明亦與李立節自景城率萬人同至常山。正月壬戌。常山城陷。擒常山及履謙。送東都遇害。史不言常山遣季明詣平原事。常山郡今真定府。土門在獲鹿縣。去常山西一舍。平原在常山東南。土門非道所經。且其時土門已無守兵。城陷無關。

士門事。文爰開土門云。殊不可解。及思明降。平原已改刺蒲州。泉明及得歸蒲州。平原命泉明訪求常山之子女。陷賊者。泉明先至東都。求得常山及履謙屍。又在常山訪贖眷屬多人。亦不言得季明首。檄事。文云。再陷常山。陷字當訪字之誤也。賊臣不救。斥太原尹王承業。承業故匪人。然太原距常山且六百里。思明兵至常山三日。城遂陷。雖救亦無及也。常山自起兵至城陷。前後止十七日。思明破常山。移勝兵攻饒陽。月餘仍不下。而臨淮救至。擊敗思明軍。饒陽乃解。常山之起義。反正也。以前趙州司戶包處遂。而近在肘腋。不與之謀。軍國。饒陽距常山一程。常山爲盟主。復不與饒陽圖事。反遠結王承業。心目中唯見頭銜高卑。真白面書生也。臨淮至用司戶謀。遂大破思明於嘉山。饒陽之忠與能。不下睢陽。司戶談言微中。有仲連之風。而名皆不著。真有幸有不幸哉。

此丁酉夏臨平原稿書。而刊其錯誤。以應陽湖劉廉方者。廉方好學治古文。工北朝書。於僕筆法。尤爲篤嗜。而忽以癸卯夏。旅化於浙。年廿三歲。錄此爲之垂涕。甲辰八月。倦翁記。

題隋誌拓本

嘉慶二十年。西安民掘地得石誌二。一隋太僕卿。一太僕夫人姬氏。俱正書。徑半寸。太僕志縱橫各三十七行。夫人誌縱橫各二十七行。字畫雋密。詞理高華。玩其筆勢。斷爲率更無疑也。永興稱率更曰不擇紙。筆皆能如志。於此拓見之。蓋其指法沈實。力貫毫端。八面充滿。更無假於外助故也。率更書晚而彌峻。姚辨志千字文。皆大業時書。其體壯實。近遺教經。醴泉銘。擣素賦。心經夢奠。皆貞觀時書。其體雄峻。近曹娥碑。二志字同千文。而更逾麗。書道習法易而創體難。近世北朝石志出土者多矣。字畫率樸茂。斂分勢而

爲之。至率更出。始醞釀分法而盡變其勢。厥後祖尙流風。雖峭厲如蘭臺。圓勁如裴休。卒莫窺渾厚之域。而謂同時儕輩。竟復有學業相抗。而無聞於後者乎。率更碑版傳世者。悉傷磨刮。卽得宋拓。亦非真相。而二志數千年。完好如新。豈非墨林至寶耶。太僕志極沈毅。夫人志稍加研雋。蓋藝之精者。必凝於神。下筆時。因人因文。寄意稍殊。體勢與爲關通耳。余嘗見南唐搨畫贊十三行。沉肅如漢分。今見二誌。益見山陰家法。爲宋以來彙帖所沒。故具說之。

自跋刪擬書譜

吳郡書源出子敬。序述右軍諸帖。略不一及草勢。是其意故不尙右軍草也。學宗子敬。而論排之者。以文皇有餓隸之誚耳。然鼓努者。屈鐵抽刀之類。標置者。讓頭舒脚之類。此在右軍無定法。而子敬眞行所不能免。則其曰擊心迷之歎。亦有自來矣。吳郡雖得子敬之筆。至於體勢。則未也。書斷謂其有天材。少工用。眞行雅於艸者。正以其草無點畫處。遂無字耳。筆墨利病。推闡幾盡。而每爲腴詞掩意。故刪浮言。以顯名理。六篇之譜。亡於南宋。今傳者止其敍說。白石所續。非吳郡指也。臆測其目。當爲執使轉。用擬察。凡是數法。余他書言之已備。故將刪本。擬寫一通。察其結法。依據永師。善爲變勢。遂能立家。予書此。勢取仍舊。而料白處。行大都以子敬之意行之。嗟夫。察之者尙精。擬之者貴似。此卷分之則似。合之則不似。能知其所以不似。是在精於察矣。寫竟。傳示。修存。熙載蘊生震伯。當共喻此祕密。道光壬辰閏月晦日。

自跋草書卷十二問

余自得版本閣帖。篤嗜大令草。乃悟吳郡不眞。而點畫狼籍一語。爲無上祕密。及見華亭覆澄清堂帖。載

右軍又頃水雨以復爲災。彼何似兩行十一字。嘆其如蟲網絡壁。勁而復虛。真吳郡所謂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所能成。因信高坐兩行。素書入神。高閑以下。只可懸之酒肆。襄陽之言。良非無見。徧閱唐人傳書。成篇幅而不偃山陰家法者。唯屏風書及書譜。然屏風書。遣筆處恆傷疾。又形骸多有未檢。書譜守法頗嚴。而苦彫疎。無屏風書茂密之致。遂俱置不習。其勢今秋薄遊武林。求書者沓至。行笈無可鈔錄者。從友人假得書譜。各臨寫數行以應之。以其文多蕪穢。略爲刪截。返邗。乃寫出刪本。授子弟誦習。反覆察其結法。空曠而完密。氣力實有過人。擬之數過。益能盡其得失。篇端七八百言。遵規矩而弊於拘束。彫疎爲甚。而東晉士人以下千餘言。漸會佳境。然消息多方。以下七八百言。乃有思逸神飛之樂。至爲合作。聞夫家有南威以至篇末。則窮變態。合情調。心手雙暢。然手敏有餘。心閑不足。賞會旣極。略近瀾漫。是故吳郡語雖過分。然使稍存謙抑。不盡所明。則樞機永秘。希風無從。草法如綫。藝林實載其功矣。蘊生曰。先生擬書譜。豈欲操吳郡戈入室以伐之耶。至兩答之文。極言學書工用。六篇之闕。頓還舊觀。若寫出流布。斯乃明火燻蟬之盛業。視擬書譜相萬也。余謝以非任。而友生誤聞其說。以佳楮相餉。遂試爲之。以質蘊生。道光壬辰孟冬甲子。

右軍作真如草。大令作草如真。作真如草。率更雅有神解。襄陽贊以真到內史而狀之曰。莊若對越。俊如跳擲。信爲知言。然率更下筆。則莊俊俱到。右軍下筆。則莊俊俱忘。此則欲從末由者已。作草如真有唐三家。略存其意。長史八法完具。而不能無檢攝不及處。醉僧藏鋒內轉。瘦硬通神。而颯戾挫毫。不無碎缺。少師鋪毫入紙。至能齊力。而矜奇尙褊。踽踽涼涼。未免已甚。下此遂無可言者。草法不傳。其真不

傳也乎。次年二月上丁。展視是卷。點畫多不稱意。驟雪如掌。目眩指拳。不復成字。後十二日校勘晉書。見衛瓘傳云。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後之善者稱杜度。崔瑗。崔實。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少疏。張伯英因而轉精甚巧。下筆必爲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至今寶爲草聖。索靖傳云。靖與衛瓘俱以草書知名。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始知作草如真。乃漢晉相承草法。吳郡傳衣未遠。非由冥悟。余前讀晉書。於此章句。視爲詞藻。心鏡不明。目精遂。是以釋子傳法。名曰證盟。法必心悟。非有可傳。不得真證。難堅信受。余今日則不啻親承獅子吼也。歡喜讚歎。并記於後。以告天下後世之同此志者。

懷寧篆隸分已臻絕詣。真書雖不入晉。其平實中變化。要自不可及。唯草書一道。懷寧筆勢。固如銅牆鐵壁。而虛和適麗。非其所能。尙留片席。使後來者自擇所處。

十七帖疏證

十七帖初刻於澄清堂。其本未見。宋以後彙刻本。單行本。有釋文本。唐臨本。所見不下十餘種。大都入多尖鋒。出多挫鋒。轉折僵削。俗工射利所爲也。碧溪上人以余刪擬書譜已刻成。欲寫刻十七帖。以道吳郡之源。其意甚盛。故爲作是卷。梁武帝稱右軍字勢雄強。若龍跳天門。虎臥鳳閣。唐文皇稱右軍點曳之工。裁成之妙。勢似奇而反正。意若斷而還連。余遠追微旨。結體則據棗本閣帖。用筆則依祕閣黃庭文房畫贊。而參以劉宋龔龍顏。東魏張猛龍兩碑。以不失作草如真之遺意。爲自來臨寫十七帖家。開一生面。以俟異日。或得澄清堂本。證其得失。各本帖或多或少。前後編次。及釋文亦互異。又句讀多。

不可離。余故據史傳。按文論世。爲之移併。隨手作行。不拘成式。而別以真書釋而疏之如左。

十七日先書郝司馬未去。卽日得足下書。爲慰先書。以具示復數字。

全帖前人皆以爲與益州刺史周撫道和者。有關本周益州送邛竹杖帖可證。以帖首二字爲名。郝司馬名曇。字重熙。鑒字道徽之子。右軍妻之仲弟。大令前妻之父。永和一年。會稽王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引爲司馬。道徽嘗過王敦。留姑孰。撫時爲敦從事中郎。是宜與郝氏有舊。然重熙未嘗膺梁益之命。或遺信而附書也。

計與足下別廿六年。於今雖時書問不解。渴懷省足下先後二書。但增歎慨。頃積雪凝寒五十年中所無。想頃如常。冀來夏秋間。或復得足下問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

右軍爲敦從子。至承器賞。撫以府寮爲私人。故與右軍特厚。太寧二年。敦爲逆。撫以二千人從。敦敗。撫逃入西陽蠻中。是年十月。詔原敦黨。撫自歸闕下。時右軍爲祕書郎。同在都。咸和初。司徒王導茂宏輔政。復引爲從事中郎。旋出爲江夏相。監河北軍。鎮襄陽。歷守豫章。代毋邱奧。監巴東軍。刺益州。計自太寧三年。至永和五年。適廿六年。是年大將軍褚裒北伐。敗績。悠悠如何可言。蓋指此。玩詞意。是久別得書而復者。當卽附郝之先書。帖宜居前。以全帖名十七。故存其舊。

諸從並數有問粗平安。唯修載在遠音。問不數懸情。司州疾篤。不果。西公私可恨。足下所云。皆盡事勢。吾無問。然諸問。想足下別具不復具。

撫王氏故吏。殆拳拳右軍諸從。故詳答之。右軍以永和四年。由江州刺史入爲護軍將軍。在都城。故問。

數達也。修載名著之。王廙世將之子。爲鄱陽太守。故云在遠。司州名胡之。字修齡。修載之兄。皆右軍同祖弟。永和五年。石季龍死。朝議以修齡有聲譽。用爲司州刺史。以綏集河洛。辭有疾。未行而卒。所云皆盡事勢。吾無間然者。永和六年。以殷浩督揚豫徐青兗五州軍事。假節圖北伐。似撫來書。亦不以此舉爲然。與右軍有同心也。書定出其時。各本或有或無。他帖刻者。戲鴻本似出徐會稽。然最有行間法。去夏得足下致邛竹杖。皆至此。上人多有尊老者。皆卽分布令知。足下遠惠之。至往在都。見諸葛顯。曾具問蜀中事。云成都城池門屋樓觀。皆是秦時。司馬錯所修。令人遠想。慨然爲爾。不信具示。爲欲廣異聞。

顯字。依草法定。是顯。檢蜀志。顯父攀。攀父喬。喬瑾次子也。瞻未生前。瑾命喬入蜀。爲亮後。恪旣族。攀仍後瑾。至顯。乃與瞻孫京同移河東。華陽國志云。平蜀之明年。移蜀大臣宗預。廖化。諸葛顯等。於東。按中宗卽位。建康。右軍年已十五。時諸葛誕孫恢。爲會稽太守。顯或南依恢。故右軍得在都見之也。上距東移蓋五十二年。令人六字。本旁注。唐人臨入正文。從之。

知有漢時講堂。在是漢何帝時。立此知畫三皇五帝以來。備有畫。又精妙。甚可觀也。彼有能畫者。不能因摹取。當可得不信具告。

知有至此知十五字。各本無。唐臨及閣帖有之。今依補。

彼鹽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見不爲欲廣異聞具示。

朱處仁今所在。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今因足下答其書。可令必達。

處仁當是龍驤將軍朱壽。穆帝紀所載。永和五年與撫同擊范賁平益州者也。通鑑或本誤作熹。熹乃校尉別一人。

以上五帖當是一書。先謝遠惠。次雜問蜀事。末附致朱書係由護軍出守會稽後作。

得足下旃罽胡桃藥二種。知足下至戎鹽乃要也。是服食所須。知足下謂頃服食方回近之。未許吾此志。知我者希。此有成言。無緣見卿。以當一笑。

至摯也。別帖屢言情。至此其省文。非至止之。至謂勤也。如迨其謂之。遐不謂矣之謂。索戎鹽先致謝耳。方回鄙情字。右軍妻之長弟。史稱其棲心絕穀。修黃老之術。與右軍及高士許詢遊東土。不樂參朝政。有邁世風。頃服食作須者誤。未許吾此志。言方回雖近道。猶未能深信也。

吾服食久。猶爲劣劣。大都比之年時爲復。可足下保愛爲上。臨書但有惆悵。

連上服食而申言之。

天鼠膏治耳聾。有驗不有驗者。乃是要藥。

天鼠卽今飛鼠。毛赤而尖。蒼白似黑狐。蜀產也。

以上三帖當是一書。

虞安吉者。昔與共事。常念之。今爲殿中將軍。前過云。與足下中表。不以年老甚欲與足下爲下寮。意其資可得。小郡足下可思致之。耶所念故遠及。

墨藪載安吉善書。別帖有虞義興適道此。或卽其人。然史無可考。帖云遠及當與撫也。

來禽櫻桃青李日給滕子皆囊盛爲佳函封多不生

足下所疏云此菓佳可爲致子當種之此種彼胡桃皆生也吾篤喜種菓今在田里唯以此爲事故遠及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

上此此來禽四菓下此此會稽胡桃卽撫前所致者故云彼以明之前列菓名乃索其子定是一帖前人有謂此帖爲與桓宣武者宣武以永和三年滅蜀右軍以十一年去官帖云今在田里是去官後語宣武未再至蜀何能與宣武邪

旦夕都邑動靜清和想足下使還具時州將桓公告慰情企足下數使命也謝無奕外住數書問無他仁祖日往言尋悲酸如何可言

撫以永和九年斬蕭敬文使還指此具時州將時是也撫已由征虜安西進平西言以此功朝議常進爲鎮征極州將之榮也入升平果進鎮西其卒也贈征西桓公以永和十二年大敗姚襄於伊水收復洛陽修五陵告慰者言接其告欣慰也情企數使撫前助桓公平蜀或欲引之北伐有疏請也仁祖謝尙宇尙弟弈字無弈升平一年五月尙卒朝議以尙在北得人故以弈代尙刺豫州北伐慕容雋明年卒於軍外住指此此升平一年書

省別具足下小大問爲慰多分張念足下懸情武昌諸子亦多遠宦足下兼懷並數問不老婦頃疾篤救命恆憂慮餘粗平安知足下情至

陶侃士行以咸和四年平蘇峻後由江陵移鎮巴陵五年斬郭默加督江州復移鎮武昌九年辭鎮歸

國登舟而卒。屬吏畫其像於武昌西門。故稱之。士行十七子。九子舊史有名。撫妹爲士行子婦。老婦右軍稱妻也。

省足下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揚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爲不備。悉彼故爲多奇。益令其遊目意足。也可得果。當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時示意。遲此期真。以日爲歲。想足下鎮彼土。未有動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領峨眉而旋。實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馳於彼矣。

知彼清晏歲豐。又所出有無鄉。故是名處。且山川形勢。乃爾何可以不遊目。

知彼帖。承上帖之意。定是一書。所出有無。言有他處所無。是當時語。鄉讀如鄉也。吾見於夫子之鄉。言蜀本古之名邦也。或以爲無一鄉。或以爲有異產。皆誤。

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體氣常佳。此大慶也。想復勤加頤養。吾年垂耳。順推之人。理得余以爲厚幸。但恐前路轉欲逼耳。以爾要欲一遊。目汶領。非復常言。足下但當保護。以俟此期。勿謂虛言。得果此緣一段奇事也。

右軍祖名正。故諱作攷。撫以太寧二年自歸。至興寧三年卒於益州。歷四十三年。前在敦所。已洊歷顯戰。史雖不言其壽數。大都七十餘矣。

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婚娶以畢。唯一小者尙未婚耳。過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內外孫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至。委曲故具示。

同生一母也。未婚之小者。乃大令右軍孫楨之。外孫劉瑾。皆知名。此帖說欲遊蜀而尙未果之故。以豎

其約當是最後書。各本無。唯唐臨本有。從之。

以上十九帖定與撫。

云譙周有孫高尙。不出今爲所在。其人有以副此志。不令人依依足下。具示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皆有後不。

蜀人譙秀。周之孫也。李雄李驤李壽據蜀。三徵而不應。今爲所言。蜀已內屬。在察也。猶在帝左右。在連下。九字爲句。云譙周下廿九字。十七帖本所無。嚴君平下十四字。開本亦別爲帖。唐臨本及大觀帖。皆連爲一文。義爲優。從之。此帖定是永和三年。右軍爲江州刺史時。聞宣武平蜀而致之者。留意人材。表章氣節。乃懷柔反側第一義。宣武薦秀卒不起。未必非此書啓之。撫欲炙之士。觀虞安吉帖。止敘弗論資。是未可與言此也。

以上一帖與宣武。

吾前東粗足。作佳觀。吾爲逸民之懷久矣。足下何以等復。及此似夢中語。耶。無緣言面爲嘆。書何能悉。會稽在金陵東。南朝時所謂東郡。東土東中。皆斥會稽。云吾前是辭內史。後語等待也。言同具逸民之志。何以遲遲不決。作方者誤。復及此。似夢中語。想右軍去官時。有書留之也。此帖當與方回。方回旣姻親。又同志。故措辭直爽。胡桃帖未許吾此志之說。所由來也。此永和十一年書。

瞻近無緣省告。但有悲歎。足下小大悉平安也。云卿當來居。此意遲不可言。想必果言告有期耳。亦度卿當不居京。此旣避。又節氣佳。是以欣卿來也。此信旨還。具示問。

兩告字各本俱作苦。傳樵誤也。晉人言苦皆謂病。帖意殊不爾。此此會稽避謂囂塵不及。想必果言爲句。告有期。屬其先告來期也。

知足下行至吳念遠。離不可居。叔當西耶遲知問。

方回以黃門侍郎出爲吳郡守。固辭乃改臨海。此右軍初聞吳郡命喜其近東而致之書。叔謂重熙當西。謂其代荀羨爲北中郎將鎮下邳也。

以上三帖皆與方回。

龍保等平安也。謝之甚遲。見卿舅可耳。至爲簡隔也。今往絲布單衣財一端示致意。

今往十二字各本皆別。唯唐臨本合。良是從之。

胡母氏從妹平安。故在永興居。去此七十也。吾在官。諸理極差。頃比復勿勿來示云。與其婢問來信不得也。

永興今蕭山。此此會稽婢字絕句。

彼所須藥草可示當致。

須各本草法皆成。頃筆駛所致耳。

以上三帖不得主名。大都其羣從也。

道光十三年四月十七八九日。作於小倦遊閣。兩目似霧看花。而下筆如鷹鷂搏擊。饒有不草使轉從橫之意。但發波時有剩墨以爲憾耳。嘉慶二十二年在都下。爲新建余鼎鐵香作述書一卷。字大才當。

此書四之一。而雄肆有若方丈。余明經久返道山。述書不知流落何所。蓋二十年來。作小正書。唯此二種也。延平劍合。以告有緣。安吳包世臣自記。

與吳熙載書

熙載足下。承以裹筆不裹筆殊異之故爲問。善哉善哉。近人可與言此者希矣。僕亦略涉藩籬。數他家之寶耳。雖然。不可不爲足下盡言之。二王眞行草具存。用筆之變備矣。然未嘗出裹筆也。唯南庫本十三行。收和顏三字。有一二裹筆。自係宋人摹鑄。間以己意。非其本然。夫字始於畫。畫必有起有止。合衆畫以成字。合衆字以成篇。每畫既自成體勢。衆有體勢者合。自然顧盼朝揖。出其中。迷離幻化。出其中矣。裹筆則專借他畫以作此畫之勢。借他字以成此字之體。健者爲短長排闥之雄。弱者爲便僻側媚而已。故二王傳書。雖中間閒畫。皆起止完具。刀斬斧齊。如清廟之瑟。朱弦疎越。一唱三嘆。無急管繁弦。以悅淫哇之耳。而神人以和。移風易俗。莫與善也。渤海憲章右軍。抽鋒一線。如猿騰鶻落。而泯上下相承之迹。永興祖述大令。裾帶飄揚。而束身矩步。有冠劍不可犯之色。是雖舒筋斂骨。刻意求工。然猶未出裹筆也。河南始於履險之處。裹鋒取致。下至徐顏。益事用逆。用逆而筆駛。則裹鋒側入。姿韻生動。又始間以肥瘦濃枯。震耀心目。後世能者。多宗二家。東坡尤爲上座。坡老書多瀾漫。時時斂鋒。以凝散緩之氣。裹筆之尙。自此而盛。思翁晚出。自知才力薄怯。慮其懈散。每以裹筆制勝。然亦用之救敗耳。及近人劉諸城。乃專恃此。又先以搭鋒養其機。濃墨助其彩。然後裹筆以作其勢。而以枯墨顯出之。遂使一幅之中。濃纖相間。順逆互用。致飾取悅。幾於齟齬墮髻矣。晉字宋拓。人間罕見。但得一二裹筆。方自詡爲盛業。何能更知其實爲下乘乎。

僕學裹筆廿年而後得繼求之古。悟其用意傷淺。力尅除之。又十年。乃見裹筆與用逆相近。而實懸殊也。用逆以換筆心。篆分之秘密。裹筆則如詞章家之倍犯蟬連。按歌家之啾發投曲。拳勇家之接步靠手。雖不能盡廢。要不可恃爲當家也。足下資性卓絕。而自力不倦。自能悟入單微。故以相授。然不龜手藥。雖出江頭。淋辭人執珪之賞。是足下材力自致。非聚族而謀者所敢與其巧也。有暇望過我面。悉初暑已蒸溼。珍重千萬。世臣頓首。

書黃修存藏宋揚廟堂碑後

貞觀刻在北宋已不可得。余前得南宋庫裝王覆本。北宋拓者已足見永興嗣法大令之血脈所在。後其本歸閩中伊氏。廿餘年思之不置。是本乃南宋賈拓。紙墨雖劣。而格致如一。可珍也。大都初唐書肥本多。近真帖。賈恐轉拓轉肥。乃磨治碑面。使畫瘦。始全失之。而世人或以瘦爲貴。宜唐法遂蕩然也。永興面目似右軍。神理則大令。抽鋒殺字。放肆豪邁。古人謂爲得王筋者。豈不以具牽掣勁健。駿快奕奕。洞目耶。然亦稍異右軍。遜于渤海矣。修存知書而得此。故具以訊之。

書劉文清四智頌後

近世小真書遺諸城爲第一。此尤其經心結撰者可珍也。黃庭洛神之以法。至諫議護命經而絕。坡老思翁有意復古。而蘇苦出入無操縱。董苦布置不變化。外此大都胥史之能事矣。諸城壯歲得力。思翁繼由坡老以窺閣本。晚乃歸於北魏。碑志所詣。遂出兩家之外。然其筆法則以搭鋒養勢。以折鋒取姿。墨法則以濃用拙。以燥用巧。結法則打疊點畫。放寬一角。使白黑相當。枯潤互映。以作插花。援鏡之致。卷簾一顧。

自成萬態。然其心思恁於字內。筋力盡於畫中。必責以琚珩璜瑀之節。則朽木爲柱。有不能辭其誚者矣。小真書取勢必遠。而置節尙促。用意必險。而措畫尙平。夫是以覽之無奇。探之不盡。唯余事斯。素有微契。而敝帚自享。從無連篇累牘之作。工力未副。冥悟空深。近更以自力劣甚。腕不復能離几案。無以發勢遠。意險之妙。反覆茲冊。愛與惜兼。逝水之傷。情難自己。道光癸巳二月。幾望。

乾嘉之間。都下言書推劉諸城翁宛平兩家。戈仙舟學士宛平之壻。而諸城門人也。嘗質諸城書詣於宛平。宛平曰。問汝師那一筆。是古人。學士以告諸城。諸城曰。我自成我書耳。問汝岳翁那一筆。是自己。學士之子以此語質於僕。僕曰。宛平書只是工匠之精細者耳。於碑帖無不徧搜默識。下筆必具其體勢。而筆法無聞。不止無一筆是自己已也。諸城冥悟筆法。而微變其體勢。正是深於古人。必云自成我書。亦稍涉矜張矣。僕嘗謁諸城於江陰舟次。論晉唐以來名迹甚協。諸城曰。吾子論古無不當者。何不。一論老夫得失乎。僕曰。中堂書可謂華亭高足。諸城曰。吾子何輕薄老夫耶。吾書以拙勝。頗謂遠紹太傅。僕曰。中堂豈嘗見太傅書乎。太傅書傳者。唯受禪乙瑛兩分碑。受禪莊重。乙瑛飄逸。彙帖唯唐摹戎路。略有乙瑛之意。季直表乃近世無識者作偽。中堂焉肯紹之耶。中堂得力在華亭。然華亭晚年。漸近古澹。中堂則專用巧。以此稍後華亭耳。諸城默然良久曰。老夫數十年心力。被吾子一語道破已。近刻清愛堂帖。被鉤摹者。以世行偽吳興法。逐字移改。至爲失真。唯其家藏石十二方。乃諸城自督良工所鑄者。皆小真書。精妙不減墨迹。諸城有攝夫人黃氏嘉興人。筆勢極似。唯工整已甚。較諸城疎散韻味。微減耳。諸城晚書。多出黃手。小真書竟至莫辨。有家書十冊。黃夫人原書後。諸城批答。皆妙絕。世人罕

有知者。故附記之。

予在都市。得諸城書許敬宗傳三百餘言。字徑小半寸。行間頗任意。而樸茂中自在恣肆。絕去平日作用。乃近八十時書。幾於拙勝。老去漸於詩律細亮哉。

自跋真草錄右軍廿六帖

右軍作草如真。作真如草。爲百世學書人立極。降至趙宋。描塗戲刷之字行。而其法絕於人手。逮停雲戲鴻鬱岡渤海諸帖。紛出。而其法絕於人目。余得南唐畫贊。棗板閣本。苦習十年。不得真解。乃求之郎邪臺。鄱閣頌乙瑛孔羨。般若經瘞鶴銘。爨龍顏張猛龍諸碑。始悟其法。作草雖縱逸互用。其環轉連屬。有自三。五字至八九字者。而用鋒潔淨。牽掣悉歸平直。無一筆傷偏軟繚繞。作真必斬盡枝葉。流注迎送之迹。至不可見。而用意飛騰跌宕。筋搖骨轉。如懸巖掣電。無一筆板刻紙上。篤守此法。盈科而進。未嘗不具放海之勢。無如冥悟雖深。實證終淺。又自珍正書已甚。每以行草應求。及目光昏翳。正書盈百。非返視數四。不成。十數年來。幾於絕筆。近更精力疲憊。頗恐正書一脈。所明遂湮。復勉爲之。此其一也。月前爲揚州詩僧碧溪作十七帖疏證。字數累千。碧溪諄請熙載震伯摹勒流傳。與此同是合作。然彼草則俊勝於莊。真則莊過於俊。此本莊俊相涵。較爲得矣。道光癸巳季夏。

書陳雲乃集其先公寫廢壽幛字爲四言詩卷後

故侍御玉方先生。以書名字內。稱爲華亭後身。華亭爲近世書宗。執筆者莫不學。劣者不能似。優者得其形。蓋由未悉華亭源流所自也。華亭受籙季海。參證於北海襄陽。晚皈平原。而親近柳楊兩少師。故其書

能於姿致中出古淡。爲書家中樸學。然能樸而不能茂。以中歲深襄陽跳盪之習。故行筆不免空怯。去筆時形偏謁也。侍御酷嗜華亭。而導源平原。故形神皆肖。異於世之學華亭者。然侍御嘗謂世臣曰。二百年士大夫善學華亭者。惟諸城耳。則其宗旨。蓋亦主於求變。而侍御之卒不變者。則年爲之也。然侍御終身未染襄陽。故姿致遜華亭。而下筆時近茂。則其自得固別有在矣。雲乃自成童時。已駸駸能發家尊之勢。而侍御每作書。雲乃必侍從。伸紙和墨之役。零章斷簡。收檢棄藏。珍重異聞。過於舉世之展轉泥求者。茲卷乃侍御書李氏壽屏後填名銜之四幅。以有所竄易而別寫。雲乃以銜名不文。難以行遠。而方二寸正書。尤侍御所廬斷不可不使流傳。故翦裁集爲四言詩。以迪觀者。裝成後。名流借觀。歡喜讚歎。舐如牛腰。世臣謂千餘年來。以書世其家者。推大小歐陽。大小米。然沿襲家學。櫛不如梨。以習見而易視也。今雲乃用心之勤如此。則賢於古人必矣。

跋重刻王夫人墓誌

嘉慶丁巳。吳人修短簿祠土名東山廟。安設大鑄爐於殿前。掘地丈餘。得誌石。首署王夫人。尾署子二人。長子珣。次子缺。其名之右半。其左斜王旁。具在。羣以爲所缺者。乃民字。遂指爲東晉之石。召鑄工穆大展拓之。數紙而石損。大展攜碑去。遂爲所匿。壬戌。予至吳。訪大展。許以重值。求一紙不可得。後在揚州。於修存處。見初拓本。較此尙多數十字。其書渾厚而少變化。乃中唐人習北海法者。三從有義。四德無虧。斷非烏衣子弟語。正月廿八。乃歿日。其年不可知。歲庚戌二月廿七。乃葬日。按庚戌爲晉穆帝永和五年。王珣以隆安四年庚子卒。年五十二。上溯建生。係永和己酉。是庚戌二月。珣不過甫晬。安得有次子珉哉。東山

廟係珣捨宅爲寺之舊址。亦斷無葬母於宅中之理。虎邱至唐以避諱改武志。正作武。其非晉也審矣。廉方得此。珍爲正書鴻寶。仲倫曲徇其請。廉方以原石旣亡。欲囑予審定。重摹以廣其傳。未果而歿。仲遠爲終其志。予故具論之。然此志在唐。亦自罕覩。足珍也。道光癸卯十月十二日。

記兩筆工語

王興源者。歸安之善連鎮人。估筆揚州興教寺。甚困。揚市羊毫無佳者。嘉慶丙寅春。興源介友人進其筆。試之而善。興源欲將去再修。謂此筆固已無弊。然見君指勢。修筆勢以稱之。當益工。已而信然。因問之曰。尋常市筆。差可用者。不過什一二。何耶。興源曰。此修工之優劣也。能手所修。雖千百管皆精良。如一。出俗工。則必無幸焉。吾善連女工習紮頭。男工唯主修。然俗手取值。當能才什一。而能手出貨。當俗工亦什一。估筆者多嗜利。用筆者少真知。此市之所爲無佳筆。而佳筆之所爲難售也。能手之修筆也。其所去皆毫之曲與扁者。使圓正之毫。獨出鋒到尖。含墨以着紙。故鋒皆勁直。其力能順指。以伏紙。俗工意亦如是。而目不精。手不穩。每至去圓正之毫。而扁與曲者。反在所留。曲且扁之毫到尖。則力不足以攝墨。而着紙輒臃腫。拳曲。遇弱紙卽被裹。遇強紙卽被拒。且何以發指勢。以稱書意哉。丙子秋。在吳門。又遇王永清。永清吳之大郎橋人。治筆于家。不傳徒。不設肆。試其羊毫。尤圓健。示以興源所製。永清曰。此筆善矣。然尖善而根不善。着水則腰脹。未足言佳筆也。其修工淨已。而劣毫之根未去。選鋒雖健。被劣根間錯。不能朋諧。周比出力。以到尖。書道尙頓跌轉換。而頓跌轉換時。指取筆力。常自尖達根。根有病。則尖必散。是尖被根累也。劣毫尖去根留。則劣毫所占之地步。猶存佳毫出力時。遇空有以自寬。其勢易以偏縮。則力不聚尖。

而直者反曲。吾之治筆也。先納筆頭於粗管。修去其曲與扁之甚者。膠尖俟乾透。乃倒梳其根。令淨換管。再紮。又擇去其不甚直而圓者。再膠再梳。又恐曲與扁者雖淨。或有員正而其材不長。不能齊尖者。廁其間。上齊則下所藏入管者少。而根硬。下齊則腰發胖而尖薄。是亦未足以發揮指力。曲折如意也。又擇而梳之。然後固紮其根。而漆以投于精管。故終筆之用。而無一稊毫尖盡禿。而筆身仍韌好不僵也。予先後徧贊於嗜書者。兩筆工之名。遂甲吳越間。既而思之曰。藝之精者。必通乎道。兩筆工。其進乎技者耶。興源之爲說也。其有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之意乎。芟夷蘊崇。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伸。永清之藝近之矣。予故備記之。庶幾黍園牧馬童。柳州都料匠。之有繼聲也。

記兩棒師語

予既記兩筆工語爲書。因憶舊識曹竹齋之論拳。潘佩言之論鎗。錄而傳之。竹齋閩人也。江淮間健者。莫能當其一拳。故稱曹一拳。老而貧。賣卜揚州市。少年以重幣請其術。不可。予怪之。則曰。此皆無賴子。豈當授藝以助虐哉。拳棒者。古先舞蹈之遺也。君子習之。所以調血脈。養壽命。其粗乃以禦侮。必彼侮而我禦之。若以之侮人。則反爲人所禦。而自敗矣。無賴子以血氣侵凌。其氣浮於上。而立脚虛。故因其奔赴之勢。略藉手焉。而仆耳。人之一身。止兩拳。拳之大纔數寸。焉足衛五尺之軀。且以接四面乎。唯養吾正氣。使周於吾身。彼之手。足近吾身。而吾之拳。卽在其所近之處。以彼虛囂之氣。與吾靜定之氣接。則自無幸矣。故至精是術者。其徵有二。一則精神貫注。而腹背皆乾滑如腊肉。一則氣體健舉。而額顙皆肥澤如粉糝。是皆血脈流行。應乎自然。內充實而外和平。犯而不校者也。佩言歎人。以鎗法著聲。稱潘五先生。其言曰。鎗

長九尺。而桿圓四五寸。然鎗入手。則全身悉委於桿。故必以小腹貼桿。使主運。後手必盡鐔。以虎口實撮之。前手必直令盡勢。以其掌根與後手虎口。反正纏繞。而虛指使主導。兩足亦左虛右實。進退相任。以趨勢。使鎗尖前手尖。前足尖。肩尖。鼻尖。五尖相對。而五尺之身。自托蔭於數寸之桿。遮閉周匝。敵仗無從入犯矣。其用有戳有打。其法曰。二曰。又。二以取人。又以拒人。此又則彼。又。二則彼。又。又。二循環。兩鎗尖如繞指。分寸間出入百合。不得令相附。桿一附。則有仆者。故曰。千金難買一聲響。手同則爭。目同則爭。氣氣之運也。久暫稍殊。而勝敗分焉。故其術爲至靜。吾授徒百數。而莫能傳吾術。吾之術授於師者。才十之三。十之七。則授徒時。被其非法相取之勢。迫而得之於無意者。也是故名師易求。佳徒難訪。佳徒意在必得師。以天下之大。求之無不如意者。至名師求徒。雖遇高資妙質。足以授道。而非其志之所存。不能耐勞。苦以要之。永久則百貢。而百見卻矣。竹齋以嘉慶庚午。歿於揚。年八十餘。佩言自丁卯回歛後。遂絕信問。夫兵家貴後起。故曰。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又曰。仁人之兵。不可詐。延則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竹齋其知此意乎。兵要在乎善附民。委身於桿。斯其術矣。敬事無壙。敬敵無壙。非有迫而後得者乎。人之自淑也。在得師。既得師。以自淑矣。則必求其有傳。而傳之者之不可必得也。古人所爲嘆志卑。則輕物。輕物不求助。苟不求助。安能理者也。善夫。

右記兩棒師語。言武事。似於書道無涉。不知使鎗棒者。皆有指法。力聚指。則氣上浮。故尤重步法。予嘗自題執筆圖曰。全身精力到毫端。定氣先將兩足安。悟入鵝羣行水勢。方知五指力齊難。蓋作書必期名指得勁。然予煉名指勁數年。而其力乃過中指。又數年。乃使中指與名指力均。以迄於今。作書時少

不留意。則五指之力。互有輕重。而萬毫之力。亦從之。而有參差。故兩棒師說武事。乃深合書道。故附錄于此。使來者知觸類而長。求有餘師也。仲虞自離揚州歸旌德。閱十數年。今年首夏。過其家。仲虞出其說智果心成頌文。謂此乃傳立書之法。撥鐙止宜於坐書。至長幅大字。不得不立書者。則其法著於心。成頌而注家誤會。於其言執筆安足者。皆以字體畫形說之。蓋立書長幅。必不能用左手稱翼如之勢。以平其氣。是以右半腹必貼几。右腹貼几。則左半腹側離几。左足舒而注後。則氣不至偏右而上浮。故言長舒左足。潛虛半腹也。右手斜伸如一角向前者。則右肩必展。故言迴展右肩。峻拔一角也。非仲虞之精心銳思。不能及此。此益可證兩棒師語之通於書矣。憶予初識寧化伊墨卿。乘綬太守於袁浦。墨卿諸城之弟子也。因從問諸城法。太守曰。吾師授法曰。指不死則畫不活。其法置管子。大指食指中指之尖。略以爪佐管外。使大指與食指作圓圈。即古龍睛之法也。其以大指斜對食指者。則形成鳳眼。其法不能死指。非真傳也。予曰。玩諸城書勢。其執筆似不如是。太守曰。嘗求吾師面作書。此法斷不誤人。後在客邸遇周姓。乃諸城侍書者。自十五供諸城研墨伸紙之役。至廿七。諸城乃薦之閩督。予因問諸城執筆之法。周曰。諸城作書。無論大小。其使筆如舞。滾龍左右盤辟。管隨指轉。轉之甚者。管或墜地。予因告以太守之語。周曰。諸城對客作書。則用龍睛法。自矜爲運腕。其實非也。及在都晤陳玉方侍御。侍御尤爲諸城高第弟子。言所受之法。與太守同。而侍御守其法。不如太守之堅。故其書較勝。嘗聞橫雲山人。每見其甥張得天之書。輒呵斥。得天請筆法。山人曰。苦學古人。則自得之。得天因匿山人作書之樓上三日。見山人先使人研墨盈盤。即出研墨者而鍵其門。乃啓篋出繩繫於閣枋。以架右肘。乃作之。

得天出。效爲之經月。又呈書。山人笑曰。汝豈見吾作書耶。古人於筆法。無不自祕者。然亦以祕之甚。故求者心擊而思銳。一得其法。則必有成。後之得吾書者。慎毋以其不自祕而易視之也。道光甲辰八月廿六日倦翁記之。

完白山人傳

山人安徽懷寧之集賢關人也。姓鄧氏。字石如。其名以敬避。今上御名下一字。遂以字行。而更字頑伯。集賢關當皖公山下。故又號完白山人。少產僻鄉。眇所聞見。顧獨好刻石。仿漢人印篆甚工。弱冠孤露。卽以刻石遊。性廉而尤介。無所合。七八年。轉展至壽州。時毫人前巴東知縣梁巘主講壽春書院。巴東以工李邕書名天下。山人爲院中諸生。刻印。又以小篆書諸生筵。巴東見之。嘆曰。此子未諳古法耳。其筆勢渾鶩。余所不能。充其才力。可以轆轤數百年鉅公矣。因爲山人治裝。而致之江寧。舉人爲文穆公季子。文穆雖貧宦。然梅氏自北宋爲江左甲族。聞人十數。葬藏至富。文穆又受聖祖殊遇。得祕府異珍尤多。蓋秦漢以來金石善本備在焉。山人旣至。舉人以巴東故爲山人盡出所藏。復爲具衣食楮墨之費。山人旣得縱觀。推索其意。明雅俗之分。迺好石鼓文。李斯嶧山碑。泰山刻石。漢開母石闕。燉煌太守碑。蘇建國山及皇象天發神讖碑。李陽冰城隍廟碑。三墳記。每種臨摹各百本。又苦篆體不備。手寫說文解字二十本。半年而畢。復旁搜三代鐘鼎。及秦漢瓦當碑額。以縱其勢。博其趣。每日味爽起。研墨盈盤。至夜分盡墨。乃就寢。寒暑不輟。五年篆書成。乃學漢分。臨史晨前後碑。華山碑。白石神君張遷。潘校官孔羨。受禪大饗。各五十本。三年分書成。山人篆法以二李爲宗。而縱橫闔闢之妙。則得之史籀。稍參隸意。殺鋒以取勁折。

故字體微方。與秦漢當額文爲尤近。其分書。則逾麗淳質。變化不可方物。結體極嚴整。而渾融無迹。蓋約嶧山國山之法而爲之。故山人自謂吾篆未及陽冰。而分不減梁鶴。余深信其能擇言也。山人移篆分以作今隸。與瘞鶴銘梁侍中石闕同法。草書雖縱逸。不入晉人。而筆致蘊藉。無五季以來俗氣。山人客于梅氏八年。學旣成。梅氏家益置。不復能客山人。山人乃復如前。草履擔簦。徧遊名山水。以書刻自給。山人遊黃山至歙。嚮家於賈肆。武進編修張惠言教授歙。修撰金榜家。編修故深究秦篆。爲修撰所器。編修見山人書于市。歸語修撰曰。今日得見上蔡真跡。修撰驚問。語以故。遂冒雨偕詣山人於市側荒寺。修撰卽備禮客山人。修撰家廟甚壯麗。其楹皆貞石。而刻聯及懸額。修撰精心寫作。蓋百易而後定。謂莫能加于此也。及見山人書。卽鳩匠斲其額。而石楹旣豎。不便磨治。架屋而臥楹。請山人書之。刻成乃重建。其傾服至此。山人僑居修撰家。編修遂從山人受篆法。一年。修撰稱之於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曹文敏公。文敏請山人作四體千文橫卷。字大徑寸。一日而成。文敏嘆絕。具白金五百爲山人壽。乾隆庚戌秋。純廟八旬聖節。文敏以六月入都。強山人同往。山人獨戴草笠。鞞芒鞋策驢。後文敏三日行。文敏輿從。以山東發水轉後。與山人相值於開山。時巡撫以下命吏郊迎文敏。山人策驢過轅門。門者呵止之。文敏坐堂上。遙見山人趨出。延入。讓上座。徧贊於諸公曰。此江南高士鄧先生也。其四體書皆爲國朝第一。諸公乃大驚。爲具車從。文敏曰。吾屈先生甚。乃肯來都。卒不肯同行。願諸公共成先生之志。遂率諸公送山人至轅門。上驢去。乃入就坐。時都中工書者。推相國劉文清公。而鑒別則推上海左副都御史陸錫熊。山人至都。二公見山人書大驚。踵門求識面。皆曰。千數百年無此作矣。山人遂留都中。未幾。文清左遷失勢。而副憲以憂暴卒。

時都中作篆分者。皆宗內閣學士翁方綱。閣學以山人不至其門。乃力詆山人。耳食者共和其說。山人頓躡出都。文敏爲治裝。致之於兵部尙書兩湖總督畢沅。尙書以鑒賞名家。然于此事實疎。不能知山人而深器其高尚。時吳中知名士多集節署。裘馬都麗。山人獨布衣徒步。居三年辭歸。尙書留之不可。乃爲山人置田宅爲終老計。而觴山人之行。曰山人吾幕府一服清涼散也。今行矣。甚爲減色。四坐慙沮。後文敏病篤。語其長子曰。吾卽逝。鄧山人必有輓聯至。汝卽以勒吾墓華表。及專祠前楹足矣。山人年四十六。乃娶于某。不數年沒。繼娶于某。然山人遊興不衰。常往來江淮間。鬻書以給旅費。余以嘉慶七年識山人於鎮江。過從十餘日。以余爲能真知山人。書明年復於揚州相值。山人作太山之遊。至九年秋。山人由山東至常州。過揚不入城。及十一月杪。晤陽湖今鳳臺知縣李兆洛。申耆。始知余與翰風同客揚州。翰風編修弟也。余始聞山人名。自翰風。時山人得家書促歸里。乃買舟回揚。訪余於天心墩。而余適去東臺。山人俟余至。十二月初八。乃語翰風曰。歲盡矣。去家尙千里。吾不及終待。慎伯矣。遂解纜。翌日而余至。山人歸里。不復出游。遂以明年十月卒於家。年六十有三歲。子尙璽。後更名密尙幼。山人書至夥。而少碑刻。有書百軸存於家。又有百軸付懷寧大觀亭僧悟本。聞悟本守之甚慎。申耆亦藏山人各體書精良者二十幀。議勒石以永其傳。

包世臣曰。余性嗜篆分。頗知其意而未嘗致力。至於眞行藁草之間。則不復後人矣。然吾見山人正書方寸以上者。簡肅沉深。雁行登善。非徐裴以下所及。余在鎮江初識山人時。嘉定錢坫獻之。陽湖錢伯坳魯斯先生。皆與余爲忘年交。獻之自負其篆。爲直接少溫。然與余同遊焦山。見壁間篆書。心經。摩挲逾時。曰。

此非少溫不能作。而楮墨才可百年。世間豈有此人耶。此人而在。吾不敢復搦管矣。及見山人。知心經爲山人二十年前所作。乃撫其不合六書處。以爲詆。魯斯故服山人。篆分爲絕業。及見其行草。嘆曰。此楊少師神境也。遂因余以見山人。然魯斯正行書名。自文清厭世。論者推爲第一。而魯斯執筆。則虛小指。以三指包管外。與大指相拒。側豪入紙。助怒張之勢。常謂永叔使指運而腕不知之論。爲指腕皆不動。以肘來去。又謂作書無以指鉤距之理。痛斥古今相承撥鐙七字之說。意以山人篆法當同。迺藉山人以信其旨。及見山人作書。皆懸腕雙鉤。管隨指轉。與魯斯法大殊。遂助獻之詆。山人尤力私意所中。真識遂蒙青雲之交。不渝終始。宜山人之痛哭於編修與文敏也。

刪定吳郡書譜序

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評者云。彼之四賢。古今特絕。而今不逮古。古質而今妍。夫質以代興。妍因俗易。馳騫沿革。物理常然。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羲獻之前規。極慮專精。時逾二紀。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姿。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頽峯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能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所能成。信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一畫之間。變起伏於峯杪。一點之內。殊劬挫於豪芒。而東晉士人。互相陶染。至於王謝之族。庾郗之倫。縱不盡其神奇。咸亦挹其風味。去之滋永。斯道逾微。方復聞疑稱疑。得末行末。古今阻絕。無所質問。設有所會。緘祕已深。遂令學者茫然。莫知領要。徒見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於

累年向規矩而猶遠。圖真不悟。習草將迷。假令薄解草書。精傳隸法。則好溺偏固。自闕通規。加以趨事適時。行草爲要。題勒方幅。真乃居先。真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情性。草以點畫爲情性。使轉爲形質。至於伯英不真。點畫狼藉。鍾繇不草。使轉縱橫。雖篆隸草章。工用多變。濟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尙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檢而便。然後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嗟乎。不入其門。詎窺其奧者也。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彫疎。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當仁者得意忘言。罕陳其要。企學者希風。敝妙雖述。猶疎不揆。庸味輒効。所明庶欲宏。旣往之風。規導將來之器。識除繁去濫。覩迹明心者焉。至於諸家勢評。多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內迷其理。若乃崔杜以來。蕭羊已往。代祀綿遠。名氏滋繁。或藉甚不渝。人亡業顯。或憑附增價。身謝道衰。加以糜蠹不傳。搜秘將盡。偶逢緘賞。時亦罕窺。其有顯聞當代。遺跡見存。無俟抑揚。自標先後。復有龍蛇雲露之流。龜鶴花英之類。巧涉丹青。工虧翰墨。異夫楷式。非所詳焉。夫心之所達。不易盡於名言。言之所通。尙難形於紙墨。今撰執使轉用之由。以祛未悟。執謂深淺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橫牽掣之類是也。轉謂鉤鑽盤紆之類是也。用謂點畫向背之類是也。方復會其數法。歸於一途。舉前賢之未及。啓後學於成規。窮其根源。析其枝派。貴使文約理贍。迹顯心通。披卷可明。下筆無滯。詭辭異說。非所詳焉。今之所陳。務裨學者。右軍之書。代多稱習。良可據爲宗匠。取立指歸。試

言其由。略陳數意。止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讚。太師箴。蘭亭集序。告誓文。斯並代俗所傳。真行絕致者也。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讚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從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誠誓。情拘志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暉暖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雖其目擊道存。尙或心迷議舛。莫不強名爲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原夫所致。安有體哉。夫運用之方。雖由己出。規模所設。信屬目前。心不厭精。手不忘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矩諳於胸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瀟灑流落。翰逸神飛。嘗有好事。就吾求習。吾乃粗舉綱要。隨而授之。無不心悟手從。言忘意得。縱未窮於衆術。斷可極於所治矣。若思通楷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老不如少。思則老而逾妙。學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時。時然一變。極其分矣。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故以遼夷險之情。體權變之道。亦猶謀而後動。動不失宜。時然後言。言必中理矣。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子敬以下。莫不鼓努爲力。標置成體。豈獨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懸隔。考之卽事。斷可明焉。然消息多方。情性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而分驅。或恬澹雍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槎枿。外耀峯芒。察之者尙精。擬之者貴似。況擬不能似。察不能精。分布猶疎。形骸未檢。躍泉之態。未覩其妍。窺井之談。已聞其醜。縱欲搪突。義獻誣罔。鍾張安能掩當年之目。杜將來之口。慕習之輩。尤宜慎諸。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勁疾。不能迅速。翻效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遲。終爽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賞會。非

夫心閑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假令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既存矣。而適潤加之。亦猶枝幹扶疎。凌霜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暉。如其骨力偏多。逾麗蓋少。則若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云闕。而體質存焉。若逾麗居優。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葉。空照灼而無依。蘭沼漂萍。徒青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爲姿。質直者則徑挺不逾。剛很者又嘯強無潤。矜斂者弊於拘束。脫易者失於規矩。溫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滯澀。遲重者終於蹇鈍。斯皆獨行之士。偏翫所乖。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爲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准。遠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遣不恆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遁鉤繩之曲直。窮變態於豪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楮則自可背羲獻而無失。遠鍾張而尙工。譬夫絳樹青琴。殊姿共豔。隋珠和璧。異質同妍。何必刻鶴圖龍。竟慚真體。得魚獲兔。猶悞筌蹄。聞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然後議於斷割。語過其分。實累樞機。吾嘗盡思作書。謂爲甚合。時稱識者。輒以引示。其中巧麗。曾不留目。或有誤失。翻被嗟賞。既昧所見。尤喻所聞。或以年職自高。輕致陵誚。余乃假之以標。細題之以古目。則賢者改觀。愚夫繼聲。競賞毫末之奇。罕議峯端之失。夫蔡邕不謬賞。孫陽不妄顧者。以其玄鑒精通。故不滯於耳目也。向使奇韻在鑿。庸聽驚其妙響。逸足伏櫪。凡識知其絕羣。則伯喈不足稱。良樂未可尙也。至若老姥題扇。初怨而後請。門生獲書。机父削而子悞。知與不知也。夫士屈於不知己。而申於知己。彼不知也。曷足怪乎。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之。則不足以爲道也。豈可執冰而咎夏蟲哉。

自漢魏以來論書者多妍蚩雜糅條目糾紛或重述舊章了不殊於既往或苟興新說竟無益於將來徒使繁者彌繁闕者仍闕今撰爲六篇分成兩卷第其工用名曰書譜庶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四海知者或存觀省緘祕之旨余無取焉垂拱三年寫記

吳郡論真草以點畫使轉分屬形質情性其論至精蓋點畫力求平直易成板刻板刻則謂之無使轉使轉力求姿態易入偏軟偏軟則謂之無點畫其致則殊途同歸其詞則互文見意不必泥別真草也余近仿真草千文爭坐位見其下筆無不直者乃知古人無論真草皆遣以篆意故形直而意曲是爲真曲若求曲於形失之轉遠近悟如是附記於末道光戊申九月七日重校書此

補遺

雜詩示十九弟季懷

余於書最拙。執筆能縣腕。飽後親硬黃。聊使塵心緩。舊拓楮墨香。啓匣龍蛇斷。於中吾尤愛。神龍蘭亭本。畫贊亦超然。俗刻皆奴算。日仿此二刻。搶鋒出趨管。久久覺芒角。有如純鉤剗。迺視近人書。大半沒平輦。求王雖不伯。或足固閉鍵。又復勤摹追。直縱曲有轉。覆毫抽筆心。鋒常畫內展。抑悟布九宮。非必盡捺滿。有神任形空。毋作秋蛇縮。苦無暇歲月。進與臨池選。舉事求過人。斯病吾不免。請爲歌毛詩。甫田齊無田。右詩原刻。列管情三義卷五。因篇中論摹蘭亭書贊二刻。曲盡神實形空之妙。允爲臨帖之法程。掇刊於此。一隙之見。識者幸亮其妄。璜謹記。

贈山陽吳生璜

山陰傳家法。貴自然。邈麗是由懸管掉。鋒開墨不迤。筆常行畫中。一語發真諦。書勢雖萬變。要歸同此祕。柘塘有吳生。嗜好與俗戾。問年初弱冠。八法如夙肄。苦學平原贊。不受墨豬累。叉手並脚中。抽掣見蹈厲。秋鷹入骨筋。實具凌霄勢。僕爲進一解。顏褚本一致。斂爲雁塔序。不覺肥瘦異。溯源到史籀。鄙闇知從出。湯水變冬夏。大矣隨時義。悟澈是書禪。山陰證初地。

邵生碣文

生諱式穀。字子良。姓邵氏。江蘇山陽人。其家世爲武吏。而生獨業文。性尤嗜書。默而寡友。唯與邑人周寅善。周生長於生四歲。同學平原千佛寺碑二年。周生書名遂噪起。一郡求者接踵。生名雖稍減。而郡人固

以能書推生矣。嘉慶十一年生年十七。周生年二十一。而荆溪周濟以進士任淮安教授。始至。二生以其書謁。教授弗善也。二生意不能平。遂請教授書紙尾。二生心旣不然。教授書。因請古人用筆結體相承之要。欲因其所得者以折之。而教授曰。書之道微矣。其略固有可言者。大約用筆患直。則務求其曲。筆旣能曲。而用意又患淺。則務求其直。其始唯直也。故其力洞達。而筋骨始能成其直。而終唯直也。故其意醇厚。而淡發。有以遂其曲。此祕發於大令。而備於永興。是後莫能窺也。吾友包君慎伯得之。以授余。余旣受其法。自視曩昔書。及視唐宋以來名人書。遂俱弗能善也。二生卽日備禮爲教授弟子。數日。二生書皆頓改其舊。周生故貧甚。以求書者多。差自給。不數月。周生自謂略解書意。而郡人遂絕無求者矣。周生益困。與生善更甚。日日偕過教授。教授又曰。用筆必氣平。而勢側。氣平。故力厚。而峭利。內涵。勢側。故韻流。而丰神外煥。結字要外方而內員。必先打疊中堅。使其神聚。然後縱放手足。使其局疏。分觀其畫。則歌曲偃互。合觀其字。則團結駘宕。而其要歸於執筆運指。執筆須五指密攢。皆着指尖。若管當指節。則毫偏。而指法不能撥換矣。指搦管緊。則意滯。而真力不至。毫端矣。肩與食指平。臂與小指平。臂曲如抱兒。掌曲如握卵。腕不動。而指不停。心不散。而息不急。則全身之力。皆赴端毫。而又出之自然。故字畫員勁。而氣勢雄遠。細如絲髮。血肉備具。此慎伯之授余者也。今悉以授二子矣。十二年秋。教授送考至江寧。則日日稱郡生善。又爲郡生乞余書。余病未能作。教授代之。余以爲不減。生一見曰。此非包君作也。檢字裏有置考具單。曰。此眞包君書矣。卽袖歸裝池之置座右。十三年春。余至清江。生聞余至。時已二鼓。懷刺來。余初見生書。謂必精悍。及見生。羸怯如不勝者。生出書請業。余觀其筆勢雄厚。雖受法於教授。而精爽且欲過之。因授以必

極筆力。使鋒銳四殺。然後聚墨筆心。以取員渾。每于去筆。戒側力崇淳質。則盡之矣。生拜受而去。越三日。再至。呈其書。則諸弊去者大半。余勗生日。余自幼拙于書。又無師承。及二十六歲。乃稍以己意求古人遺論。證之墨拓。則有微契焉。十年來。徧窺江左諸家收藏真蹟。始知用簡。夫每作一波。常三過折者。蓋爲筆心着紙則曲。而副豪用力。則肉勝而畫褊氣怯。爲書家大忌。故一筆而以三筆成之。使副豪但輔筆心。以去來搶鉅。不致着紙而成偏鋒故也。今以墨裹住鋒力。大指直提。腕心重壓。則筆心着紙而不曲。副毫斂入筆心。以一筆之用。備三筆之功。故曰簡也。其法原於石鼓。而見於右軍。且極寒大令。吳興。忽動諸帖。永師。千文。伯施。廟堂。以得此祕。雄視千秋。董華亭書性卓絕。而未能解此。逾急側媚。少士君子之風。以後轉相仿效。如邱山。近姜宸英等。僅知步趨。張照頗有工力。而結法尤俗。王澐枯直無血。王鐸僵燥無韻。近人唯鄧石如。劉墉。姚鼐三家爲特出。鄧氏篆分逼古。真書逾逸。皆成家法。草書亦強健。行書頗染習氣。劉氏用意傷巧。勢雖逾媚。而邊幅殊窘。其得力處。乃華亭之十五六耳。姚氏行草超脫。而不空怯。小正書亦逾麗。而方五六寸以外。則筆勢蹇滯。余識到古人而無工力。教授力行甚猛。而嗜好已多。未能純一。生其勉之。生唯唯謝不敏。今年春。余計偕北上。過清江訪生。則病瘳甚。六月出都。而生已于首夏物故。嗚呼。傷已生之所就。止此。而天奪之。後人其誰謂余不妄歎者乎。其尊甫武人。生書散失。無復存者。唯與周生往復論書十數紙。尙足壽諸石。使人想見其橫絕不可控馭之勢。周生書性故非生比。然亦教授之亞也。故備紀其始末。以明生志。而授周生。周生如能書。以表生曠者。亦庶乎以道合而有始卒者也。嘉慶十四年秋九月。安吳友人包世臣述于吳門舟次。

此子未受法小仲之前。所自得執運之法也。在京口見鄧懷寧。其法略同。益以自信。及與小仲同居。斷斷者三四月。試之善而後從。詳在述書。恐閱者疑前後互異。故復記此。

張尙平傳

生諱秉衡。字尙平。姓張氏。江蘇山陽之岔河鎮人。岔河古柘塘地。居白馬汜。光兩湖之西壩。土廣而腴。居民築墟以捍湖漲。則水耕火耨。宜五種。魚蝦螺蛤不勝食。又西卽安徽之盱眙。天長。皆穀土所產。集岔河。又水宜染藍。蘇常客民以白布來就染。四至各百餘里。所取給遠。孔道冠蓋莫至。土人率業農。其事化居。唯斂散穀麥。少小就傳。取識名姓方數。能簿記而已。無習舉子業者。尙平族人散四鄉。無譜牒。遷徙世次不可紀。曾祖始居岔河。祖納帖主陸陳市家。漸裕。父瑯爲國子生。襲舊業。母朱氏。伯兄秉玉有室。生二女而沒。叔季弟並殤。尙平幼學。已略識文義。國子卽命罷讀入肆。司出入。听夕無少暇。然性嗜學。書從市上得襄陽吳興石本。篝燈臨摹。常分夜積十年。岔河推爲書伯。時尙平始弱冠。忽於其里義塾師李篋樓所。得余藝舟雙楫。單行本讀之。遂改習柳少師。肇窠正書。又十年。點畫躋渾勁。已道光己酉秋。乃偕同里吳璜禮北友。禮北客淮城。楊步洲吟仙來袁浦。執贄請筆法。乃專力張猛龍。听夕枕肱。不歲餘。引筆如界。去筆如抽刀。斷水潔淨而不空怯。近又以草法至難。數百年皆苦偏軟。繚繞力祛積弊。唯起筆未能絕偏耳。要以十年。必可造鑽紆中有方員。鉤盤中有平直之域。迺以咸豐二年六月十九日。過禮北夜話。三鼓歸而發痧。爲庸醫誤下溫劑。竟以二十二日卒於家。尙平初娶蕭氏。繼郭氏。郭稚於尙平八歲。孕幾彌月。患小病。遭此閔因而劇。又誤於醫。以七月八日產一男不育。十一日郭亦奄忽。嗚呼傷已。尙平病革時。執禮

北手涕泣曰。耽書。吾性也。自受法於安吳。頗見古人用筆之祕要。安吳曾以不朽相期。今學業未成。唯安吳可以不朽之。禮北敬諾。遂瞑。得年三十有四歲。禮北助斂奠事。卽來袁浦。致尙平永訣之語。並云尙平有遺腹。幸而男也。調獲拊育。責無可諉。余傷悼無已。心目交瘁。屬辭未畢。而郭氏凶問又至。溯自嘉慶丁卯。荆谿周濟保緒司鐸淮郡。以所受筆法於余者爲淮上人士開山。得邵子良式穀周寅木齋兩生。次年以所業來質。子良書性豪宕。年初童少。工力木齋差穩洽。而資非上駟。未幾子良謝世。余爲文悼以屬木齋。木齋以書雄淮郡。核其所詣。未足以語古也。道光乙巳。鹽城孫汝樾二林。見余英灣寺題壁書而善之。千里負笈至白門。從遊數月。爲小正書。近逾麗圓足。已酉夏來袁浦。居半載。分真並精進。及見尙平禮北書。嘆曰。樾無他能。唯書字稍傳師法。可望爲吾淮冠。今見張吳二子書。樾瞠乎後矣。禮北學書至銳。然年淺力未足。充其志。吟仙亦奮發爲會稽書。氣勢寬裕。遠塵俗。年更淺於禮北。唯尙平學幾有成。而不幸早夭。其書遺可觀采者。禮北爲存鴻泥於貞石。使後人信余。非以哀逝故爲曲筆者。而二林吟仙讀此傳文。各及時自力。禮北書性既過人。尤必志於有成。以塞耄夫之望。而慰尙平於泉下焉。

